

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一日
 回曆于三百四十二年四月二日

نور الاسلام

回

光

Light of Islam

RABI-UTH-THANI 2, 1343 A. H.
 November, 1 1924 A. D.

第二號

第一卷

Vol. 1)

(No. 2

每月一回(一日)發行
 中華郵務局認爲新聞紙類

目次 Contents

論回教主問題.....	左	東	山.....	二
沙羅先文明之史的考察.....	物	鳴.....	七	
On the Disposal of Late Caliph.....	by T. Sakuma	七	
回教主問題を論ず.....	東	山.....	八	
MUHAMMAD.....	by J. A. Sprout	三	
サラセン文明の史的考察.....	物	鳴.....	三	
中國回教史概觀.....	東	山.....	三	
支那回教史概觀.....	同	人.....	三	
中國回教「施舍制」的弊端 和「改良法」的意見.....	花	汝	舟.....	三
The Future of Islam.....	八	
嚶求草.....	童	察.....	三	
回教與回紇辨.....	老	園.....	三	
方竹如何演說詞.....	三	
怎樣創造少年回教.....	花	偉.....	三	
土耳其之廢教.....	心	史.....	六	
時事彙報.....	六	



The Bank of Taiwan, Ltd.

Established 1899

TAIPEH, FORMOSA, TAIWAN

Tokio Branch: No. 1 Eizoku-ko, 2 Chome, Kojimachi

Telegraphic Address: TAIWANGINK

Telephones: 1060, 1066, 446, 449, Maruou-ki

Capital Subscribed Y.60,000,000

Capital Paid-up Y.52,500,000

Reserve Fund Y.11,780,000

Kojuro Nakagawa, Esq., President

Directors:

Gunji Kawaraki, Esq., Kumematsu Norimasa, Esq., Masumi E. aki, Esq., Tadashi Hiramune, Esq., Denkichi Takita, Esq.

Branches:

Japan: Tokyo, Kobe, Moji, Osaka, Yokohama.

Taiwan: Keelung, Tainan, Takow, and others.

China: Amoy, Canton, Foochow, Hankow, Kiating, London: 25 Old Broad Street.

Shanghai, Swatow.

Others: Bangkok, Batavia, Bombay, Hongkong, Semarang, Singapore, Soerabaya.

New York: 165 Broadway, Vencon Investing Bldg.

Agents and Correspondents: In the Principal cities and towns throughout the World. Interest allowed on fixed Deposits and Current Accounts on terms which may be ascertained on application. Most favorable terms are granted to Petty Current Accounts. Every description of Exchange and General Banking business transacted.

Special facilities are available for exchange business on China, Strait Settlements, East Indies, Australia, Great Britain, America, Canada and South Africa, etc.

K. NAKAGAWA, President.

戒煙

威利糖絲之信用

美國政府註冊特許永久專利
行銷歐美印度有十三年之久

效驗 (服後三天) : 不思吸烟
(服後七天) : 烟怕吸
保證 (服後一月) : 煙癮斷絕
(服後二月) : 身體肥胖

威利糖絲之歷史

本糖絲係美國威利博士發明○故曰威利糖絲○含有極富之補血表
○而特效於戒烟○百發百中○本糖絲係蜜糖之一種變體物○味極甘
美○毫無毒質○多食之有補血生精特效

威利糖絲之服法

本糖絲○和開水沖服○烟癮若干○照常辦事○無礙職業○服後補血
添精○消滅血液中寄生之烟蟲○兩月連服○烟蟲既滅○烟癮絕而身
體肥胖矣

威利糖絲之特效

烟癮中絕○本糖絲亦可停服○自初服至戒絕○祇有兩個月○便可脫
離黑籍○回復自由之精神○如有宿病○亦一同脫離

價目

(小盒) 每盒半元
(大盒) 每盒二元
外埠寄費加一

上海英界五馬路四號 福美公司 經理

第一卷

回

光

第二號

Light of Islam

RABI-UTH-THANI 2, 1343 A. H.

November, 1, 1924 A. D.

Vol. 1.

No. 2

敘言

一自土耳其向改造途上進行而後、印度民族亦大聲疾呼亟望自治獨立、埃及亦已成爲形式上之獨立王國、波斯亦一變而正在改建共和政體、蘭領爪哇亦揚覺悟之聲而運動民族自決、今日者、凡爲回教之各國家各民族、殆莫不從長夜慢慢之昏眠中突然覺醒、起極活潑之運動、然則我中華民國之回教團體對之、果將有若何之舉動乎？然而絕無何等自覺、絕無何等自奮、一惟拘守頑迷固陋之守舊生活、甘受卑屈羞辱之不平待遇、對於世界之思潮、人類之進化、一若風馬牛之絕不相關。嗚呼。舊壘豈堪釀新酒。是故勢不能不別造新壘以貯之。昔之亞拉伯民族爲墮落衰頹且崇拜偶像之教徒、教祖穆罕默德非嘗喚起之鞭撻之叱咤之、而俾浴回教榮光之宗教改革者乎？然自海狄拉以還、於茲已一千三百餘年、今日者、回教之世界、既自其久久因襲之偶像教徒之形式主義皆將覺醒、而中華民國之回教徒、猶晏然惟貪昏睡。嗚呼。彼埃及、土耳其、及其他回教國家與民族之奮起、果未之見乎？前此盤踞於墨克一隅之華哈布派、向新教主漢志國王赫新挑戰、而終由其教主之寶座上放逐之、此事果又未之見乎？又華哈布派在一世紀以前既起回教之新生復活運動而熱烈提唱之、此事又果未之見乎？夫絕無何等自覺、絕無何等自奮之我中華民國之回教團體中、果有幾人、能對此問題而與以解答者乎。我儕切望我回教徒中向富新進取意旨之士。協力一致、携手踴躍於此新生復活運動、以應願應世界之思潮。而貢獻人類之進化不止也。

論回教主問題

左 東 山

(一)

本年三月、在安戈拉開土耳其國民議會、全場一致議決、廢除土耳其皇帝回教主阿勃杜爾麥及特、愛馮底、並命君府總督、宣布意旨、限十日以內、逐出國境。當時土耳其皇帝在德爾麥培扯宮殿接此命令、一似青天下霹靂、頓時面呈憂色、滿腹憤恨、僅攜三十卑索費用金以外、不許身藏一物、不得已乃偕皇后四人、皇子一人皇女一人及侍臣數輩、向瑞西逃奔。該電報傳出後、回教各國莫不視為破天荒大辱事、埃及印度波斯之回教徒、首先而起齊鳴其非。如印度回教徒之首領穆罕默德阿里氏、於三月八日在亞利卡爾蘭普拉舉行之大會中、下一場演說、極力攻擊土耳其人廢止回教主、全出於獨斷專行、力說彼等教主廢立之利權、並預斷土耳其將因此而起內亂。同時埃及回教徒、提出開世界回教徒代表者大會之議案、以解決該問題。又有名之齊羅波亞紙關於此事、亦揭載其評論曰、前回教主在一年半前既由全世界回教徒一致選舉而出、則其廢止、自亦須經全世界回教徒一致之決議、因此之故全世界之回教徒代表者、急宜聯合協議、且宜擇定相當之遠慮及適當之時間與場所、開世界回教徒大會、協商能力所及之必要決議。又印度回教徒之首領阿加坎與書安戈拉政府之首相伊思墨特帕夏、縷陳其反對之意見、惹起如此動搖之結果、決定在來春三月、在埃及開羅、開全世界回教徒大會、協議其善後策、至於暫時形勢之推移、取觀望態度。

(二)

然則新回教主穆罕默德之遠裔漢志國王赫新即位之布告、亦惹起全世界回教徒之反對態度。將來回教徒大會正

爲各回教民族乃至國家間之極重大關鍵、試思土耳其安戈拉政府、以其國民議會之協贊下、毅然決然、爲回教主之廢止、教務省之撤廢宗教學校之閉鎖等事。惟以來回教諸民族間之團結中心人物土耳其皇帝回教主失其地位一事似乎明而易見、可判斷爲回教團結連鎖之斷絕、同時亦爲汎回教主義之崩壞。實則大謬不然、蓋安戈拉政府及國民議會、始如凱末爾帕夏並伊思墨特帕夏、所謂新人之天下、數百年來阻害回教民族及國家人文發達之政教一致政策、改革一新、以追隨新世界進化之意志、爲此英斷、吾等以其政治的施設方面以觀、自當表示多大之敬意、今則、土耳其共和國、向改造之途上前進、出此英斷、實爲不得已之處置也。要知政教分離、不獨爲土耳其回教國改造上之必要前提、實爲回教民族覺悟之當然結論、但是教祖穆罕默德以來、一千三百餘年、曾席捲歐洲之南而迄西班牙、今則猶以摩洛哥至中國及土耳其斯坦至金剛王國間、發展其回教之教權、可見其所以能如此擴張其範圍、其故無他、實依政教一致之政策、閱過去回教發展史、政教之一致、畢竟爲布教手段、若單賴宗教以布教、則僅一千餘年之年月、恐今日包含三億之回教徒形成一大宗教的勢力、必不能爲也。雖然政教一致之信條、不出乎古蘭萬能之外、但其傾向、恆足以阻害文化之進步、遂使今日回教民族之文化、比以往年沙維先文明之黃金時代、大有一落千丈之勢、今昔對比、實思過半矣。要知其衰頹、如此迅速之最大原因、除所謂政教一致之絕對信條外尙有一不能見之事、即土耳其民族之回教征服是也。

(三)

按史所載、土耳其民族征服回教、掌握其教主權、時在一一七〇年、雖然直至塞兒煦苦土耳其之分家麻梅兒古王朝之埃及時代、乃真有其實力、揮霍教主權、號令回教之天下、時在一五二〇年、爲歐思范土耳其之塞利姆一世及思列以范一世之時代也。當回教未歸土耳其民族之掌握以前、即在第十世紀頃、東方回教諸民族與西方基督教徒之各國間、極相融合。一待回教之教權、掌握於全然異教徒異種族之改宗者土耳其民族之手、即發揮其特有之

好戰癖、遂恣意妄爲、侵略西方基督教徒之諸國。如此結果、肇成有史以來罕有之慘害、惹起十字軍之遠征經多年慘殺、戎馬橫行於關山之間、又被蒙古軍之一掃、蹂躪殆盡、以致回教文化之復興、不遑顧及。最後、自土耳其在維也納城下一敗塗地以來、西歐諸國、乘潑瀨元氣之勃興、勢如潮湧、蠶食東方回教之諸國、乃回教民族、終至今日之衰殘、此固世人所熟知者也。若以春秋之筆法以論之、導回教諸民族陷入滅亡之淵、實非西歐之列強、爲回教主之國歐思范土耳其、此非過言也。至今土耳其忽爾主張自己之存在、於是毅然決然、放逐其回教主皇帝歐思范土耳其之傳統者、猛進於新改造之道途上、此非天運自然之順環乎。對於如此意味、我人先當慶祝土耳其民族之廢止回教主也。

(四)

我人對於土耳其之安戈拉政府及國民議會、因急欲向改造途上進行、乃斷行政教分離、深能諒解。然不能以此事、目爲彼等實行宗教否認、實則土耳其在過去一世紀間、爲西方列強所翻弄、以風雨飄搖中經過而來、備嘗慘苦經驗。攷其所以致此者、土耳其皇帝回教主之專制君主、當負其大半責任、今次安戈拉政府、及國民議會之驅逐皇帝兼教主、信爲當然。顧吾人觀之、不可視爲回教主之驅逐、唯視爲皇帝驅逐之結果而已。易詞以言、共和國之土耳其、本無用皇帝、而彼回教主之位置、則仍然存在、以政教一致所受災害、乃促起土耳其回教諸民族之覺悟而企圖改造大計畫、由此以觀則所謂擒將射馬、欲救回教民族、一教主供給犧牲、出拔本塞源之方策、此爲最賢明之改造一途也。土耳其果能以此復興乎、埃及、印度、波斯及其他回教民族之自決、或因此而得所期待、夫回教主之廢立問題與土耳其一國之政情、分離攷之、其處雖有極宗教的微妙心理之嚴存、又不得逆施世界之思潮、倒行世界之大勢、土耳其民族、亘過去四百餘年之間、世襲的掌握回教主權、既不合理、且倒行逆施、獨斷專行、况其阻害回教文化之發展、障礙東西文明之融合、幾令人不堪設想、今日土耳其皇帝兼回教主放逐、吾人視爲一

大轉機、喚起我回教文化、發揮其昔日之回光、對於教祖穆罕默德分之聖訓、亦有多少之增添焉。

(五)

吾人亦如穆罕穆德阿里氏及其他、雖不承認土耳其政府任意實行回教主之廢立爲是、然一攷土耳其之政情、則想到從來之回教主土耳其皇帝、爲政治的元首、實有大批判之餘地、回教文化之本質、全爲傳統政策之專制的政教一致所隱蔽、失勢、阻害、此皆曆史上之實證。然今時勢一變、人種平等民族自決、所謂發揮回教文化之本質之時勢、已展開於眼前、自由、平等、博愛、豈非古蘭之全精神、不合理而無批評之教主權之行使、致回教之將來、益形萎靡頹廢。不特如此、要求復活紀元時發達之望、亦不能得也。故土耳其政府驅逐其皇帝、同時見回教主之廢止、則安戈拉回教尙有所作爲可待、遠溯教祖以後「正義之四卡利發」、每不忍語回教之將來、今日、乘時勢之急轉直下、關於或意味土耳其安戈拉政府之處斷、取回教將來、已有最要妥當之先見也。故來春三月、在埃及開羅開回教徒大會時、直選出一脫離政治的關係、真能傳教祖穆罕默德之遺響之宗教的首長、如現在漢志國王赫新爲新教主、不過如英國政府之傀儡而已。彼不過爲教祖以後後世之假托、雖主張當該「以媽目必屬於古來族」、引出亞刺比亞直系之血統、然在回教主之人格見識上、所不能首肯者、何況彼英國之後援而成立者也。

(六)

要之、既不認其爲土耳其皇帝之政治元首、又回教主之地位、亦徵以「正義之四卡利發」時代之實例、將爲回教文化之破壞者、回顧其過去四百年來之傳統的暴君、決難認是。故吾人利用此絕好之機會、依據古蘭第四十二章 (AL Shori) 第三十六節「彼等所事可爲彼等間會議之目的」、而廢止舊來之法律、新制定關於教主選舉之規約以待將來開全世界回教徒代表者大會時、選舉教主、最爲公平且適應於時勢之處置、固可深信無疑。自「正義之四卡利發」、以來、教主不啻爲回教徒之精神的元首、同時爲回教全領域之政治的主權者、此皆屬於疇昔之事、之

則、時代全然一變、最初、土耳其首先斷行其政教之分離、依舊時代舊思想所推戴之教主、既廢亡放逐、則回教之改革、實爲急不容緩之要務也、徒然固執傳統、拘泥因襲、又不能應順此世界的轉機之新潮流、遂致回教法燈之明滅、處於風前之危地、至若土耳其共和國政府、廢止教務省、閉鎖宗教學校一事、不免關聯於教主放逐之拔本塞源之政策、而不得左右以回教信仰爲基礎之民衆心理、徒稱安戈拉政府及國民議會之所爲、並堅斷是爲宗教否認、是爲汎回教主義之崩壞、此僅短見者流、欺瞞歐洲外交之時回教策之誤謬意見、少攷汎回教主義、果由土耳其回教主之廢立而崩壞、則不免受鳥瞰眼者之譏笑也。汎回教主義、却因政教分離後、經其精神的元首之指導、則其眞精神、益將發揮焉。

(七)

今回教及回教諸民族、皆逢改造之更始時代、回教教團、一似一大宗教船、已陷入觸礁之命運、端賴乎舵手之如何、歐洲之回教研究者中有名扯馬氏、其著書中有題曰『回教之分解』、論回教前途絕無樂觀、亦有或者、論汎回教主義之崩壞、當此時、全世界回教徒之精神的元首、沒其老軀於勃斯波羅斯海峽以西、神聖之土耳其皇帝宮殿亦消其地上之神影代表者、而回教之世界、入暗黑之夜、達黎明之天分岐點、遠從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之初夙唱高調之華哈布及塞奴施等之復古的改革運動、於今將有何事教誨乎、如塞奴施派之第三代首長塞以德、阿曼托等果存健在、則回教民族之勃興、可伴革命的改革而起、至於教主之擁立、先溯『正義之四教主』時代、爲之前例關於教主選舉現行之法律、卽教主之選舉、當具備以媽目諸資格、一古來族、二、品行方正、三、身體強健、四有處斷紛議教義的智識、五、有指導教徒職業之智識、六、有擁護教團討伐不信者之勇氣、如此改革而順應時代之要求、歸趨世界之大勢、而要選出一精神的元首之教主、如斯從縱方面而言、則鞏固汎回教主義之大同團結、共同鼓吹回教之復古的新精神而改造之途上進行、又從橫方面而言、計策亞細亞民族之總同盟而民族之自決、勢必

實現、故吾人在任何方面觀之、當認土耳其共和國政府之皇帝放逐、同時教主之放逐、真出於不得已、此不僅欲信爲追窮之無用、且不逸此千載一遇之好機會、回教之黎明運動、徐一轉機、表示推戴新有力之精神的元首、而歸趨教祖穆罕默德以來之傳統政策世界的布教之道程進行之意氣、亦得期望、於如上之意味、吾等對於來春三月出席於埃及、開羅之回教代表者之回教各國先輩諸氏、有持深切之期待、且對於理想的新教主之出現、真如大旱盼雨、今則翹足以待、忘其望眼之穿也。

(一九二四、九、一五稿)

沙羅先文明之史的考察

物

鳴

回教之勃興。恐爲人類史上最可驚歎之一大事蹟。在前代雖被放棄。而從同一地上同一民衆萌茁之回教。不出一世紀。竟弘布遐邇。遍被全地球之半。在此時期中。推倒大帝國。壓制既成之宗教。改鑄民族精神者。不知凡幾。遂於建設完全之新世界即伊斯勒穆之世界。吾輩考察其發達之途徑。覺其出現於世。異常奇特。其他之大宗教。大致自發生以至成立。進行之速度甚緩。必先經過劇烈之爭鬪。賴有權力之君主之勢力。始得令人民改變舊態歸依於新信仰。例如基督教在君士坦丁。佛教在亞叔加。紹洛埃斯德教在賽伊拉斯。殆無不崇拜現世擁有權力者之強大威勢而藉其選擇。惟獨伊斯勒穆則不然。蓋前者諸宗教。多勃興於不見諸人類之記錄爲游牧民族所散居之沙漠之國。提倡宗教者。以少數人對於最實質的優越勢力冒險而前進者也。伊斯勒穆在外觀上毫不費力。一舉而得全勝。洵堪稱爲希有之奇蹟。其後裔如火如荼之回教軍。乃由比力尼而至喜馬拉亞。由中央亞細亞沙漠而至中央亞拉伯。所向無敵而得戰勝。

所以貢獻於此可驚歎之成功之要素。第一爲亞拉伯民族之性質。穆罕默德之教旨之自然性。與同時代世界一般

的狀態有以致之也。至於今日。亞拉伯民族雖不顯著。然在當時。彼等亟亟欲求自己實現。確爲一顯著之有力之國民。何則。亞拉伯民族在穆罕默德以前之數代間。早經發起活潑潑地之活動力。彼等不復注重於祖先留傳之崇拜偶像宗教。惟各依據其本能性。向其中中心所愛好者表示憬憧尊敬。回教之號角。乃對此沸騰劇烈之精神的醞酵大放其普響。有登高一呼羣山響應之勢。亞拉伯人中之亞拉伯人穆罕默德。乃此民族心靈之真正之權化也。彼於斯時。唱道天真而且嚴肅之唯一神教。排斥彼僧侶之利己方便與入念之教義的裝飾。彼於斯時。更開發宗教的奮發之源泉。而常表現塞米的克之衷情。令人忘却因努力互相殘殺而演成之消耗彼等民族元氣長年不絕之競爭與血腥瀰漫之不和。賴彼等新發見之信仰之火以鎔冶感情。至白熱的結合之程度。因是。彼等亞拉伯民族。得以其唯一真神安拉之名征服全世界。

於是回教宛如沙漠之大風。以希洛谷疾風掃枯葉之勢。從亞拉伯方面吹出。驟視之。何等莊嚴燦爛。足令人景仰。但旋即遭遇無真正活動力幾等於乾枯果殼之近鄰毗尙丁及波斯帝國之頹廢精神。此等諸國之宗教生活。不過一種滑稽與恥辱之表現而已。即在波斯。自祖先遺傳之紹洛埃斯德教之祭式。乃從愚蠢可哂之僧侶之利己方便與暴戾更墮落至於受人憎惡賤視之格言主義。就東方基督教徒言之。則飾以崇拜偶像之金粉銀泥。而更爲衰廢之希臘思想狂妄之神學的空談所惡化。無非將基督之教訓。製成一種反撥的諷刺畫耳。格言主義與毗尙丁基督教國之某種主義。誘起野蠻之迫害與狂暴之憎惡。遂終爲較大之異教徒所分裂。加之。毗尙丁與波斯帝國。恆以極端之虐政壓制其臣民。以致所有愛國心及勤王的精神。漸次消滅淨盡。是二國卒至經過可惡之戰禍。而完疲憊至於精竭血枯之狀態矣。

今者。全世界已浴回教之溶岩之洪水矣。其難避之結果。即彼素稱有訓練而強悍之東羅馬軍隊與波斯之騎兵。亦不得不爲此沙漠之狂熱的如火如荼之教徒所攻破。於是大勢已去。萬可全休。斯時絕無愛國性質之抵抗運動。被蹂

躡於足下之民衆。乃俯首帖耳而承受新支配。同時。此無數異教民咸歡迎比是等外國人即亞拉伯之征服者尤爲兇惡殘暴之宗教家等之顛覆。曾無幾時願甘臣服回教之國民。大多數均於新信仰之下有活潑潑地之天真了解亞拉伯人比較彼等本國固有之頹廢之祭式更宜於統一彼等之支配。亞拉伯人。非酷嗜掠奪與破壞之野蠻人所可比擬。而爲承受古代文明傳授人文的賜物尊重熱心有才能之民族。由是提倡自由與公然一般的信仰之雜婚。急速調和征服者與被征服者間之情感。由此調和而新文明以起。希臘羅馬波斯古代之教養。賴亞拉伯民族之發展而復活。於是亞拉伯民族之天才與回教的精神相互調和而成之薩拉塞尼克文明遂起。何則。其最初存在之三世紀間。（從六五〇至一〇〇〇）回教之領土。爲世界最開化最進步之部分。其教化所及之地。皆有繁盛之都會。莊嚴之殿宇。清靜之大學。對於古代世界之智識。到處皆一律保存而尊重之。然至東方之回教對西方之基督教出現顯著之對照時。終沈淪於黑暗時代之蔭影中。

至第十世紀。薩拉塞尼克文明始呈衰敗之兆。此種衰微之象。其初徐徐緩進。直至第十三世紀可恐怖之慘禍臨頭時。薩拉塞尼克文明尙支持其餘勢。西方基督教國猶不能與之相伍。然其黃金時代。實告終第十世紀。此蓋有幾多之理由焉。其第一原因。由於向爲亞拉伯民族之禍根之固執不解之當派的精神。於此時死灰復燃。當派之爭。盛行於回教各領袖間。連年不絕。彼等之爭端。遂釀成腥風血雨之內亂。兄弟鬩牆之結果。致使當初熱烈之感情漸次冷却。如最初建設回教之埃蒲烏 倍克爾 荷美兒等聖徒的人物。皆釀其職權於窺窻教主地位（含有專制權力與自己讚美之意）之各首領。將政府駐在地遷至叙里亞之大馬斯革。後又遷至米素包大米亞之報達。其故因墨克不適於專制主義之支配。信心狂熱耽沙漠生活崇尙自由之亞拉伯民族。不願擁戴首領。明瞭一切教徒皆係同胞之義。如豫言者穆罕默德之所宣示者。彼等皆爲持本質的民主主義者。而墨克之教主權。則係神學的民主主義也。埃蒲烏 倍克爾 荷美兒等。皆係人民所選舉。遵神之法律。決諸公論。以盡彼等自身之責任。一如由穆罕默德所啓示於可

蘭經者。

然在大馬斯革及在報達。情形每多異點。該處多叙里亞人、波斯人之改宗者、及爲新亞拉伯人之混血人種。而純粹之亞拉伯人則甚少。此等國民久伏處於專制主義之下。容易卑屈服從教主。故教主得以高據此等從順之臣民之上。由彼等各階級中羅致人才。光當廷官僚及軍人。因此之故。自負心堅強之亞拉伯人。不堪憤恨激怒。遂漸漸退回沙漠故鄉。其政府既爲東方專制主義的因襲所困。同時教主權與亞白薛德朝基礎之成立共移至報達。此時波斯之勢力。日見優越。彼亞刺比亞夜話中之英雄赫赫有名之教主哈拉溫埃爾刺雪得。乃爲後世典型之波斯君主。而克塞爾克塞斯及巧斯羅斯之真正後繼者也。吾人今日。尙可想像得之。與彼埃蒲烏倍克爾荷美兒不同。在報達亦與他處情形相髣髴。專制的權力。在其掌握之人。關係至巨。得之則生。不得則死。穆罕默德之後繼者。處此種種障礙之下。不得不墮落而成爲傀儡。欲以此等無力之手費治大回教帝國。可謂爲全無資格也。

從此其帝國遂漸次分裂。因內亂而致動搖。喪失其強有力之首領。純淨無垢之亞拉伯亞族以元氣之結合體遂破壞。政治的組織。於是不復能維持矣。此時到處見被抑民族之復興。各個獨立主義之奮起。昔日回教之膨脹異常神速。今則發現反動的狀態。其源泉頓然涸竭。回教使他宗派及民族改宗者。其數不知凡幾。然而彼等之消化。甚不完全。穆罕默德真正教化亞拉伯民族。其所採取之方法。不過善導彼等之精神。助長其正在萌茁之思想。以刺激彼等民族血液內之本質而已。但同時由非亞拉伯民族所傳授之回教。則依照彼等之本能性特殊之民族的傾向與其人文的修養以解釋豫言者之教書。其最後所得結果。原始回教。終被牽強附會。而入於歧路。或完全曲解。失其本來面目矣。此種最趨極端之例證。卽波斯是也。穆罕默德嚴肅之唯一神教。至於現在。已變爲波斯之入念之神秘的祭式。卽與正統派回教之世界完全斷絕交通之希雅亞派。爲世人所共知者。與此略同之變形的傾向。卽變爲北非洲巴巴族之崇拜聖者與印度回教徒之汎神論。是二者之出現。爲穆罕默德之所咒罵。固不待言。

回教中此等教義的罅隙。與政治的結合之分裂相並行。最初形式上之分裂。起於亞白薛德朝之繼承以後。被廢黜之倭姆麥耶家之一人。出本西班牙。在谷爾獨滑創立對抗的教主權。此教主權。不獨西班牙回教承認爲合法者即非洲巴巴族亦承認爲合法者。至於最後。復在埃及。於其他教主權之上創立發的馬家。蓋即穆罕默德之女發的馬所遺傳之系統。故留此名號。斯時報達之亞白薛德家之教主。勢力逐漸衰微。至於在爲新民族要素之土耳其之手爲一傀儡而已。

吾人欲記載回教由新亞拉伯民族歸於土耳其之手之勢力之消長在回教世界歷史上爲一絕大之事蹟。須先考慮人文的智識的元氣之衰頹。與在新亞拉伯時代最古之舞臺上政治的宗教的結合之分裂同時並起者。

穆罕默德時代之亞拉伯民族。對於冒險事業。非常熱心。且常爲高尚理想所激勵。蓋原始的元氣極盛旺而豪爽愉快之民族也。彼等十分豐足賽米的克特有之狂熱的性質。而絕非頑迷者流。彼等不尙秘密主義。而好公開主義。其宗教極順從天真而能確然保持教理。穆罕默德之垂訓之真髓。乃信仰即實行。在神之結合之嚴密之信條。即記於可蘭經中之穆罕默德之神聖使命中之嚴密信條也。其清潔之限定的義務。爲祈禱沐浴斷食賑濟及巡禮也。此等實東方世界之征服亞拉伯民族之所以建設回教也。是故不能以簡單之神學束縛巧妙而且熱誠之亞拉伯精神。因亞拉伯人、能於十分複雜之狀態中整理其秩序。絕無紊亂之現象。今者、亞拉伯族不僅能使彼等被征服之人民獲得最進步社會已物質的利益與其豪華。且亦能鑑識美術文學及古代文明之理想。愛此等新刺激之結果。遂發揚薩拉塞尼克文明之光榮。而開極絢爛之人文明的及文學的之花。當時思想較爲自由。遂產生極豐富之獨創的思想及大膽的思索。此時亞拉伯民族。不但令他異教徒如基督教徒猶太教徒及波斯人等臣服而已。同時復時於毗尙丁正統派與馬基教。加以劇烈之壓迫。

其後光明時代漸次過去。反動的勢出現。且日增其強度。通常以穆塔什里得之概括的名稱爲世人所聞知之自由

主義者。不僅墨守原始回教之教義的樸素。並主張論究一切事物之試練。一方面思想的守舊派則主張應依據前例與典故以爲試練。此等人士即爲毗尙丁正統派傳說所浸潤。彼等改宗之基督教徒。多計畫。註解可蘭經之廣汎事業。繼承彼直接之弟子與教徒。將穆罕默德之評判書即口碑以入念之集成與註釋公平結合之。因是等努力之結果。乃漸成爲嚴格而且精巧之獨斷的回教神學、或煩瑣哲學。宛如中古世之西方基督教徒之學說。

當然之結果。此時傳說主義與倫理主義向根本上反對之爭鬥。遂永遠繼續不已。但最後之結論。皆一致左袒先前之斷定。事事皆歸於超理的獨斷之成功。東方之全史的傳說。殆有專制主義之傾向。(即傳說之大部分由民族與氣候之要素惹起者) 造此種傳說爲沙漠之野生的自由主義者之侵入而被堵截。守舊的傾向復昂然興起。由神權的民主政治而移入專制政治。此因有回教主之政治的轉換鼓吹之故也。

此政治方面專制主義的勝利。在事實上保證在同等他方面之終局的勝利。何則。蓋專制主義能自由行動即不能默認之自由故也。大馬士革教主某氏。確玩弄穆塔什里得主義。而專耽自由思想之俗心論者、荷米藥特家。則爲智識上之引力。然現在之教主等。已覺悟於自由主義之政治的含著。穆塔什里得。限彼等自身於純料哲學的思索之領土中。彼等好侵入多危險之地位。彼等之領袖。以由人民公選之信仰較厚之指揮者。代世襲的君主。此爲對輿論負責任之時代。宛如回復黑京教主權之民主的時代而聞於世。爲是大膽之精神。曾經維持舊沙漠國之自由。如拒絕教主權之承認之客利席德遂入於亞拉伯內部劇烈之熱狂的教派之關係。於是遂宣言向共和政體前進之定理。

結局。教主等與自由主義者相對抗。宛如彼等之愛新亞拉伯人甚於愛沙漠地方不服從之純血亞拉伯民族。愈回復於保守的神學者方面。在亞白薛德朝之下。其政體因宗教的專制主義而失其公明。獨斷的正統於此確立。穆塔什里得被迫害而致死。至第十二世紀。而薩拉塞尼克自由主義遂告終滅矣。回教思想之法理一定。所有一切創造的活動。完全停止。諸大穆塔什里得學者之聲譽。概消失無跡。回教精神遂閉塞。直至於吾人今日之時代。未嘗重開。(未完)

ON THE DEPOSAL OF THE LATE CALIPH.

by T. Sakuma.

1

The Turkish National Assembly at Angora in March of this year unanimously resolved to depose the Sultan, Abdul Medid Effendi, from the Turkish throne and the Caliphate; and to order the Commander at Constantinople to drive the Sultan out of the country within ten days from the date. The resolutions were duly executed and the Sultan, with a small amount of money given to him by the Government, went out of the country to go to Switzerland, where he is now living with his four wives, his son and daughter, accompanied by a few attendants. As soon as the news reached all Muslim countries, indignation was loudly exclaimed everywhere against the action of the Angora Assembly. Particularly a leader of Indian Muslims, Mr. Mohammed Ali, in a speech he made at a mass meeting held on March 8th at Aligar Lumpura, fiercely attacked the arbitrary action of the Turkish people to depose the Caliph without approval of any other Muslim nations and declared that they had no right to depose -- dethrone the Caliph with their wills alone,

predicting at the same time that Turkey would suffer from an internal disturbance on account of it. At the same time, Egyptian Muslims proposed to call an assembly of Muslim representatives from all parts of the world to solve the question. The famous paper "Yitaga" also reviewing the situation said that as the Caliph was elected one and a half year ago with an unanimous vote of all the Muslims throughout the World, his deposal should also be decided in the same proceeding; and, therefore, a meeting of representatives of Muslims of all the world should be called at once to fix the date to hold a great meeting whereat to resolve how to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Mr. Aga Kahn, the leader of Indian Muslims too sent a letter to the premier of the Angora Government, Mr. Ismed Pasha, and expressed his opposing view. The actions of the Angora Government caused such a shake among the Muslims throughout the world that they have immediately decided to hold a great meeting in Cairo next March, and they are all watchfully awaiting for the occasion.

2

In the meanwhile, the King Foussein of Hedjaz a remote descendant of Muhammed, was proclaimed new Caliph, for which again all the Muslims are assuming opposing attitude. Under such a circumstance, the coming assembly of Muslims will be a very serious matter for every Muslim tribe and nation. Referring to the decisive actions of the Angora Government, such as the deposal of the Caliph, the abolition of the Educational Board of Religion, and the closing of religious schools, some are inclined to suppose that, since they have lost the king of Turkey, who was the Caliph, the centre of Islamic world that united them together, the Muslims have been deprived of their chain of combination and it means the collapse of pan-Islamism. But it is a great mistake, because it was only the Angora Government and the National Assembly, composed of a group of new men creating a new epoch, such as Kemal Pasha and Ismed Pasha, that could dare to resolve this strenuous action with high spirits in order to re-

form the policy of Church-and-Stateism, that had been for several hundreds years obstructing the progress of tribal and national cultures of Moslems, and to bring up Moslems to keep pace with the advancing world. Really it was the first outcome of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he Angora Assembly had decided to adopt and we pay our profound respect to them and think it was, on the other hand, an unavoidable step they were obliged to take on their way to the reforming tasks of the new state of republic. Separation of the religion from the politics is not only a necessary premise for the reformation of Moslim Turkey, but is the natural conclusion following the awakening of all Moslems. During past 1300 years, Islamism once spread over to Spain and now still extends from Morocco to China and from Turkestan to Congo and it was in truth the policy of religion-and-stateism that helped such long way extension of Islamism over the world. Reviewing the past records of the Islamic progression, we see its policy of religion-and-stateism was the unique means of its propagation and had it been propagated only as a religion it is unquestionably evident that it would not have attained within only one thousand years such a powerful religious influence over the world, containing at present 300 millions adherents. But the policy

of religion-and-stateism never could go beyond the boundary of the teachings of Quran, it hindered the cultural progress of the Moslems and gradually brought them to the bottom of degradation from the ancient gold age of Saracenic civilisation. The greatest cause that induced the decay of Islam is not, however, solely on account of its religion-and-stateism, it owes much on the Turkish invasion of Islamism.

3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records, it was 1170 that Turkish subjugated the Moslim World and grasped the seat of Caliphate in their own hands, but it was not until 1520 when Selim I and Sleiman I reigned over Turkey that any real sovereignty of Turkish Caliph ruled over the Islamic world. Prior to the Turkish subjugation of Islam, the relations of the Eastern Moslim nations and the Western Christian nations seemed to be in harmony, but when once the power removed to Turkey, a converted nation from utterly different religious creed and of different racial origin, the situation underwent a great change.

The warlike Turkish started to invade the Christian countries of the West and as its result began to invite the disastrous expeditions of the crusaders. While engaging in the long struggles with the crusade, the Turkish had no time to

reuscitate the Islamic civilisation that had been destroyed by the Mongolian invasion and finally suffered the humiliating defeat at Vienna which ended their ambitious invasion upon the West. At the same time, European nations who sprang up suddenly with lively spirits poured down upon the Eastern Moslim countries as a striding tide and left them weakened and wrecked as they are at present. Thus it would not be too much to say that which led the Moslim nations to the collapsed state is not the Western powers but Ottoman Turkey, the country of the Caliph itself. Now Turkish people have decisively driven away their king and the Caliph, so as to make the way clear for their national movement for progression and reformation. Is it not a natural circulation of divine destiny? In this sense, we do congratulate on the abolition of the Turkish Caliph.

4

While we appreciate the intentions displayed by the Turkish Government and her National Assembly, in which they resolved to separate the religion from the politics in order to hasten on their way to the national reformation, we can not think they are by their action intending to repudiate their religion as some suppose so. Turkey has experienced numberless hardship

during last four hundred years, suffering in continuous stormy atmosphere at the mercy of the Western powers, and it is an undeniable fact that the larger part of its responsibility rested with the autocratic Sultan, who at the same time occupied the seat of Caliphate. Thus we think we have reason to assume that the deportation of the Sultan was rather a natural action of the Angora Government and the Sultan was not deported as a Caliph, but only as a king of Turkey. In other words, there was no more need of a king in the Republic Turkey; and though the ex-Sultan still had kept the position of Caliphate, it was the wisest way to sacrifice and drive him away when viewe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essential plan of the Turkish Government who had been striving to reform and awaken the Muslims in their own country and others who had been suffering from the principle of religion-and-statism. Should Turkey be revived by the action, we may perhaps expect self-determination of Muslims in Egypt, India, Persia and other nations. When, however, we reflect upon the question of deposal of the Caliph apart from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Turkey only, we face a grave existence of a delicate religious psychology. but we think it cannot go adverse to the current idea and general tendency of the actual world.

The Turkish nation have been irrationally and presumptuously grasping the sacred position of the Caliphate for over four hundred years in succession and during the time they checked the progress of Islamic cultures and the assimilation of the civilizations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Looking back upon the past, we cannot but presume that the dethronement of the Sultan, the late Caliph, has given to Muslims of all nations a turning point in their historical record and make them awake to revive the Islamic civilization to its ancient Grandeur. At least it will enable Muslims to follow the sacred teachings of the Prophet.

5

Though we cannot, with Mr. Muhammed Ali and others, indorse the arbitrary actions of the Turkish Government as they deposed the Caliph solely on their own wills, yet, considering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under which they were writhing at that time and the fact that the Caliph was the absolute executive as their king, we are without some sympathy with their actions. How the elements of Islamic cultures have been veiled, castrated, and blocked up by, the hereditary policy of religion-and-statism is positively proved in history. But now the spirit of the time has changed and we have entered into an epoch whence we can manifest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Islamic civilisation, that is, to bring equality to all races and self-determination to all nations. For, liberty, equality and philanthropy, are they not the whole of the Spirits of Qu-an ? The exercises of irrational and misguided right of the Caliphate will only tend ever more to degenerate and ruin the future of Islamism and will never lead it to the vigorous resurrection for which we are struggling. we have, therefore, to comprehend that the dethronement of the Sultan by the Turkish Government, which means at the same time the deposal of the Caliph, demonstrated that Islam of Allah still has something to achieve in its power. we could no more sustain our feeling of pessimism on the future of Islamism whenever we reflected on the glorious past of the Holy Prophet and his successors, "Our Caliphs of Justice", and faced the actuality, but now again the time has undergone a sudden change and it may be said that the decision of the Angora Government in a certain sense, an act the most beneficial for the future of Islamism. Consequently, the Muslims must prepare to elect a Caliph in the next Islam Meeting at Cairo, who shall be a person really well qualified to represent the Sacred Image of the Founder entirely transcending political affairs of the world. As to the King Foussein of

Hedjas, a puppet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we cannot regard him as qualified in any way for the sacred position with his personal character and intelligence, though he may insist upon his hereditary right to the Caliphate based upon the traditional pretext made in later year that "Imam shall be of the Kor eishrace", of which he is one. Not only that, we must remember that he is backed by the ambition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2

In short, the ex-Sultan has lost his political sovereignty over Turkey forever and as to his position as a Caliph, we would rather not admit him as such, for he is one of the descendants of the hereditary tyrants who have been destroying the Islamic civilisation for last 400 years. We believe, therefore, it will be the fairest way and the most agreeable with the spirit of age to avail ourselves of this unique opportunity and to start, following the text of Qa-an, XlulAlshori,36 to form a new covenant in regard to the election of the Caliph, abolishing the old law, so that the coming Great Meeting of Muslim representatives of the world may elect a Caliph according thereto. The era during which the Caliphs were not only spiritual sovereigns but also political chiefs has passed and a new epoch has opened. And as its first signification, the Turkish peo-

ple have carried out the separation of the politics from the religion by deposing the Caliph who had been reigning their country under the old ideas and regimes. Now comes the time when the reformation of Islam is urgently demanded. Clinging in vain to the old traditions and customs, if they miss to float their boat upon the new current sweeping the world of to-day, the future of Islam world would be doomed never to rise again. As to the abolition of the Educational Ministry and the closing of the Religious Schools enacted by the Republican Government of Turkey, we think it was nothing but a resultant actions following the dethronement of the Caliph and will in no way affect the mentality of the Muslim adherents in general. Some attack the actions of the Angora Government and say, without reflection, that it is the denial of the religion and destruction of the pan-Islamism, but such denouncers are mostly short-sighted persons who are being deceived by the diplomatic policies of European countries on Islamism. At least those who think that the pan-Islamism would collapse upon the deposal of the Caliph, are viewing the situation from wrong angle. On the contrary, the pan-Islamism will manifest its true spirit more vigorously when only it has a true spiritual leader who will guide it and it is only possible

when the separation of the politics from the religion is really effected.

7

Now Islam and Muslim tribes all over the world are facing an age of reformation and re-summption. Should this great religious ship be per chance wrongly steered, its destiny would be to strand on a foul ground. Mr. Samuel M. Zwemer, the well known scholar on Islam, in his "The disintegration of Islam" prophesies a pessimistic future of Islam and some others are earnestly discussing the possibility of its breakdown. At this very moment, the spiritual sovereign of Islam has vanished into the Western horizon beyond the Bosphorus, and his mystic palace, deprived of the God's representative on the earth, has been covered together with the entire Muslim world, with darkness of the night: and we are impatiently awaiting for the time when we may see in the heaven of day break some morning stars. From the end of the 18th century to the first part of the 19th century, there was a Restraive Reformation Movement enthusiastically conducted by Wahab and Senusi and others. What is it teaching us at this moment? Especially, where is Mr. Zeid shmad the third leader of the Senushi party at present? Is he still living in good health? Ascendancy of Islamic races will

辛亥之秋、武漢起義、天下響應、漢民光復之鴻圖、方纔頭緒、焉知社鼠城狐、專恣鴟張、以將沒却革命之宗旨、苟世間變時艱者、豈得無抉目懸門之概哉。

鄂城秋高烽火闐。漁陽鼙鼓動四疆。海內豪傑聞難起。流血漂杵屍如岡。義士相率作羆狗。沙塵騶虜似羣羊。萬馬曉渡大江北。羯兒夕下天子牀。燕京王氣蚤消盡。硝煙彈雨百戰後。疲馬食竭人無糧。天下竟為獍奴曠。覆瓿兒戲一興亡。羣小乘時務割據。漫弄干戈闖蕭牆。蒼生獨管亂離苦。中原更慨修羅場。君不見金陵虎踞鍾山麓。佳氣葱葱至今王。時非未逢真龍出。太祖墓畔草樹荒。漢魂私語啾啾哭。半壁江山付斜陽。我懷鬱塞君知否。英雄有恨何時償。

make it a turning point in their awakening movement of Islam and by electing a powerful spiritual leader, they will show the courage to start on their way of universal propagation of Islamism that was the traditional policy since the Founder. In the above sense, we are expecting much on the actions of the Muslim representatives from all parts of the world who will attend the great meeting of the next March and are awaiting with utmost patience full of hope that they will not fail in electing an idealistic new Caliph who will lead the awakening Islamic world in the future that may prove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Islam.



M E D I N A
墨底納

be realised solely by following a revolutionary reformation. As to the election of the Caliph the precepts left at the time of "four Caliphs of Justice" should be followed and some conditions in regard to the eligible quality of Imam for the Caliphate such as, to be a man (1) of the Koreish tribe (2) of good conduct, (3) of healthy structure, (4) who has enough knowledge of Islam to decide disputes, (5) who has knowledge to lead and guide the profession of the disciples, (6) who has courage enough to protect the followers and subdue any unbelievers, shall be altered or abolished according to the demand of the time and general tendency of the world and a purely spiritual chief shall be installed in the Caliphate.

And thus we must on the other hand, resolutely solidify the universal association of pan-Islamism on our way to the essential reformation and inculcate a new spirit for the restoration of Islam, and, on the other hand, we must try, by planning a general alliance of the Asiatic nations to realize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every race. Therefore, we believe it is now a useless attempt to dispute the right of the Republican Government of Turkey who banished the Caliph as a natural result of their deportation of the Sultan. Not only that, we hope the Muslims all over the world will not miss this golden opportunity to

回教主問題を論ず

左 東 山

本年三月、アンゴラに於て開ける土耳其國民議會は殆んど満場一致の決議の下に、土耳其皇帝にして回教主たるアブデル、メヂツド、エツフェンダーを廢し、君府總督に命じて十日以内に彼れを國外に放逐せしむる旨を宣布して之れを實行したり。當時、彼れはドルマ、バツマエの宮殿に在り、此の青天霹靂の命令に接するや、絶望と悲憤とに堪へざるものゝ如き緊張せる憂色を面に浮べながら、僅かに三十ペソの手當金以外、身に一物をも付くるを許されずして、終に后四名、皇子一名、皇女一名及び侍臣數輩と共に瑞西に向つて亡命したり。該電報の一たび回教各國に傳はるや、實に破天荒なる妄斷として埃及を始め印度、波斯の回教徒は一齊に其非を鳴らし、殊に印度回教徒の首領マホメッド、アラー氏は三月八日、アッリガールランブラに於ける大會に一場の演説を試み、土耳其人が回教主の廢止を獨斷專行せるを手厳しく攻撃し、彼等に教主廢立の權利なきを力説し、寧ろ之れがために土耳其内亂の起るべきを豫斷したり。之れと同時に埃及回教徒も亦た世界回教徒代表者大會を開催して該問題を解決すべきを提案し、有名な

るチラボア紙も亦た之れに關して評論を掲げて曰く、前回教主は一年半前、全世界の回教徒が一致して選舉したるものなるが故に、其廢止も亦た全世界回教徒の決すべきものなり。故に全世界の回教徒代表者は直に相協議し且相當なる遠慮と適當なる時期と場所とを選んで世界回教徒大會を開き、以て必要なる決議を爲す可しと爲し、印度回教徒の首領アガ、カーンも亦たアンゴラ政府の首相イスマエツド、ベシヤに書を寄せて其反對意見を縷陳したり、此くの如き動搖を惹起せる結果として全世界の回教徒は來春三月、埃及カイロに該大會を開催して其善後策を協議するに決し暫く形勢の推移を看望しつゝあり。

然るに新回教主としてムハメットの遠裔たるヘチヤス國王フツセイ即位の布告あり。之れに對しても亦た全世界の回教徒は反對の態度に出でつゝ有りて、來るべき回教徒大會は正に各回教民族乃至國家に取りては極めて重大なる關門たるべきなり。思ふに土耳其アンゴラ政府が其國民議會の協賛の下に、回教主の廢止、教務省の撤廢、宗教學校の閉鎖の如き頗る過激なる英斷に出でたるを以て、之れを從來回教

諸民族間の團結の中心たりし觀ある土耳其皇帝にして回教主たるものを失へるは、明かに之れ回教團結の連鎖の斷絶にして、同時に汎イスラミズムの崩壊を意味するが如く速斷するものありと雖、之れ大に誤れり。吾等はアンゴラ政府及び國民議會が、ケマル、バシヤ並びにイスメット、バシヤの如きを始め、所謂新人の天下なるが故に、數百年來、回教民族及び國家の人文的發達を阻害し居たる政教一致の政策を改革一新し、世界の進運に追隨せんとする意氣を以て此英斷を敢てしたるは其政治的施設の方面より見て多大の敬意を表するに吝かならず今や改造の途上にある土耳其共和國としては、蓋し止むを得ざるの處置ならずんば非ず。政教の分離は獨り土耳其回教國の改造のみに必要なる前提に非ずして、實にあらゆる回教民族の覺醒に伴ふ當然の結論なり。顧みるに教祖ムハメット以來、千三百餘年。會ては歐洲の南西班牙にまで席捲し、今尙ほ摩洛哥より支那、土耳其斯坦よりコンゴに至る間に發展し居る回教の教權は、實に政教一致の政策に依れるが故に爾く長足に伸張せるを見たるのみ。過去に於ける回教發展史を閱するに政教の一致は畢竟、已むを得ざる布教手段にして、若し單に宗教としてのみの布教に止まらんか僅々壹千餘年の年月にして恐らくは今日三億の回教徒を包含する一大宗教的勢力を形成すること能はざりしや必せり。然し乍ら政教一致の信條がコーラン萬能の埒外に出でざる關係上、常に文化の促進を阻害するの傾向あり、遂に今日回教民族の文化が、往年サラセニック文明の黄金時代に比して一落千丈の觀を呈する

に至れるに對比すれば、實に思ひ半ばに過ぐるものあり。而かも此くの如き衰頹を速ける最大の原因が、所謂政教一致の絕對信條以外に於て尙ほ見のがし能はざるもの一あり。土耳其民族の回教征服は即ち是也。

三

史を按ずるに土耳其民族が回教を征服して其教主權を軍中に收めたるは一一七〇年代、セルジウク土耳其の分家としてマメルク法王朝の埃及時代なりと雖も、其教主權を揮霍して眞に回教の天下に號令するに至りたるは一五二〇年代、オスマン土耳其のセリム一世及びスレイマン一世の時代とす。回教が未だ土耳其民族の掌裏に歸せざる以前、即ち第十世紀に至る頃までは東方回教の諸民族と西方基督教徒の國々との間は極めて融洽せる所あるに似たりと雖、一たび回教の教權が全然異教徒異種族の改宗者たる土耳其民族の手に移るに及んで、其特有の好戰癖を發揮するに至り、遂に西方基督教徒の諸國に侵略を恣にせんとしたる結果、有史以來稀有の慘害たる十字軍の遠征となりて多年戎馬關山の間に横行し、又た其蒙古軍に一掃せられたる回教文化の復興を策するに違あらず。最後に土耳其が維也納城下の盟に一敗地に塗みれてより以來、潑刺たる元氣を以て勃興し來れる西歐の諸國は、潮の如く寄せ來りて東方回教の諸國を蠶食し、終に今日の衰殘せる回教民族を見るに至れるは能く世人の熟知し居る所なり。かゝるが故に若し春秋の筆法を以て之れを論せしめば回教諸民族を滅亡の淵に導きしは實に西歐の列強に非ずして回教主の國、オスマン土耳其なりと言ふも

過言に非る也。然るに今や土耳其は自己の存在を主張すべく、英斷にも回教王たり皇帝たるオスマン土耳其の傳統者を放逐して、新たに改造の首途に上らんとす。是れ豈に天運自然の順序に非ずして何ぞや。此意味に於て吾人は先づ土耳其族回教主の廢止を慶祝するものなり。

四

吾人は土耳其のアンゴラ政府及び國民議會に於て、政教分離を斷行し以て改造の途上に急がんとするを諒とするもの也。然れども之れを以て彼等を目するに彼等は宗教否認を實行しつゝありとは考へられず土耳其は實に過去一世紀の間に、西方列強の翻弄する所となりて、風雨飄搖の中に經過し來り。慘ましくも苦き經驗を嘗むること數を知らず。而かも之れ其責任の過半は土耳其皇帝にして回教主なる專制君主の負ふべきものなるを考ふる時。吾人は今回アンゴラ政府及び國民議會の皇帝兼教主を放逐せる寧ろ當然なるを信す。故に吾人は之れを以て回教主の放逐と見ずして唯だ皇帝放逐の結果と見るの外なかるべき而已。換言すれば共和國たる土耳其に皇帝は不用に屬す。而かも彼れは尙ほ回教主たるの地位に有りと雖、政教一致に災せられたる土耳其初め回教諸民族の覺醒を促し改造を圖るの大計より之れを見れば、所謂將を擒にせんとすれば馬を射る。回教民族を救はんには一教主を犠牲に供して根本塞源の方策に出づるは最も賢明なる改造の一途而已。土耳其是れに依つて復興し得んか、埃及、印度、波斯其他の回教民族の自決、夫れ或は所期し得べし。唯だ夫れ回教主の廢立問題を土耳其

一國の政情と離して考ふる時、其處に極めてアツケートなる宗教心理の嚴存するもの有りと雖、之れ又た世界の思潮に逆施し世界の大勢に倒行することは得べからず。土耳其民族が過去四百余年の間に亘りて回教主權の世襲的掌握を取てし居たるさへ既に不合理にして且つ潛越の沙汰ならずんば非ず。況んや夫れに依つて回教文化の發展を阻害し東西文明の融洽を障礙したること幾何ならざるを思へば、吾人は今日土耳其皇帝兼回教主放逐を一轉機として我回教文化は其昔日の閃光を發揮するの自覺を喚起すべし。是れ少くとも教祖ムハメットの聖訓に添ふを得べけん而已。

五

吾人も亦たムハメッド、アッリー氏其他の如く、土耳其政府が任意に回教主の廢立を行ふを是認するものに非ずと雖、一たび土耳其の政情を考察し、從來の回教王が土耳其皇帝てふ政治的元首なりしに想到する時、尙ほ大に批判の餘地あるを發見すべし。回教文化の本質が如何に傳統政策たる專制的政教一致に隱蔽せられ、去勢せられ、阻害せられたるかは歴史の實證する所。然るに今や時勢は一變したり、人種は平等に民族は自決に、所謂回教文化の本質を發揮すべき時勢は眼前に展開し來れり、自由、平等、博愛は是れ豈にコーランの全精神に非ずや。不合理にして無批判なる教主權の行使は回教の將來をして益々萎靡し、頹廢せせしむの外、絶てて生氣ある復活の望みを要求すること能はざる可し、故に土耳其政府が其皇帝を放逐したると同時に回教主

の廢黜を見たるは是れアラブの回教をして尙ほ爲す有る所を待つもの
と解すべき而已。遠く教祖以後『正義の四カリファ』を情愴する毎に
回教の將來を語るに忍びざりしもの。今日、再び時勢の急轉直下し來
れるを見る時、或意味に於て土耳其アンゴラ政府の處置は回教將來に
取つて最も妥當なる先見なりとすべし。故に來春三月、埃及カイロに
開かるゝ回教徒大會に於ては宜しく政治的關係を超越したる、眞に教
祖ムハメットの遺響を傳ふるに足るべき宗教的首長を選出推戴するを
要す、從つて現在已に英國政府の傀儡に過ぎざるヘチヤメ國王フッセ
インの如きは、譬へ彼れが教祖以後、後世の假託に過ぎざる『イマム
はコレインシュ族に屬せざる可からず』の傳説に該當する亞刺比亞直系
の血統を引くと主張すと雖、回教主としての人格見識に於ては首肯し
能はざる所、況んや彼れが英國の後援に依つて立てりと言ふに於てを
や。

六

之れを要するに土耳其皇帝の政治的元首たるは已に認めず、更らに
回教主たるの地位も亦た之れを『正義の四カリファ』時代の實例に徴
し、將た又た回教文化の破壊者たりし其過去四百年來の傳統的暴君た
るに顧みて、是認し難き所。故に吾人は此絶好の機會を利用し、コー
ラン第四十二章 (Al. Sohri) 第三十六節『彼等の出來事は彼等の間の
會議の目的たる可し』に依據し、舊來の法律を廢して教主選舉に關す
る規約を新たに制定し、以て來るべき全世界回教徒代表者大會に於て

選舉したる教主を推戴するを最も公平なる且つ時勢に適應せる處置な
るを信じて疑はず、『正義の四カリファ』以來、教主は常に回教徒の精
神的元首なるのみならず、同時に回教全領域に對する政治的主權者た
りしは既に業に曠昔の事に屬す。時代は全く一變し、最先に土耳其が
先づ其政教の分離を斷行して舊時代舊思想に依つて推戴せる教主を廢
止放逐せる以上、回教の改革は實に焦頭爛額の急務と爲り來れり。徒
らに傳統に執著し、因襲に拘泥して此世界的轉機の新潮流に棹さし能
はずんば遂に回教法燈の明滅は眞に風前の危地に有り。若し夫れ土耳
其共和國の政府が教務省を廢止し、宗教學校を閉鎖するの一事に至つ
ては、教主放逐に關聯して免れざる根本塞源の政策のみ、而かも回教
の信仰に立脚せる民衆の心理を左右し得るものに非ず、徒らにアンゴ
ラ政府及び國民議會の爲す所を稱して是れ宗教否認なり、是れ汎回教
主義の崩壞なりと速断するものは單に歐洲外交の對回教策に欺瞞せら
るゝ短見者流の誤謬のみ。少くとも汎回教主義が土耳其回教主の廢立
に由つて崩壞し得べしと考ふるは未だ鳥瞰眼者たるの譏を免がれず。
汎回教主義たるや、却つて政教分離後に於ける其精神的元首に指導せ
られてこそ益々其眞骨頭、眞精體を發揮し來るべきなり。

七

今や回教及び回教諸民族は何れも改造更始の時代に逢著しつゝあり
其舵手の如何に依ては回教教團てふ一大宗教船は暗礁に坐貼するの運
命に陥るべし。歐米の回教研究者中有名なるエス、エム、ツエマー氏

の如き『回教の分解』と題せる著書中に於て其前途の樂觀を許さざるを論じつゝあり。或者は汎回教主義の崩壊を痛論するもの之れ有り。此時に當つて全世界回教徒の精神的元首は其老軀をボスボラス海峡以西に没す。神韻縹渺たりし土耳其皇帝の宮殿は地上徒らに神の代表者の影を消して回教の世界は暗黒の夜に入り、將さに黎明の天に微けき晨星を仰ぐの時に達せんとする分岐點にあり。遠く十八世紀末より十九世紀初頭に於て、夙に高調せられたるワヘーン及びセマツシ等の復古的改革運動は、今に於て何事を誨へんとするか、殊にセマツシ派の第三代首長たるサイド、アーマド等は果して健在なりや。回教民族の勃興は一に懸つて革命的改革に伴ふ可し。教主の擁立に至つても、先づ『正義の四教主』時代に溯つて之れが前例に則り、教主選舉に關する現行の法律、即ち教主として選舉せらるゝ以媽目の具備すべき諸資格たる。一、コレイツシユ族たる事。二、品行方正なること。三、身體強健なること。四、紛議を處斷するに足る教義的智識あること。五、教徒の職業を指導するに足る識見あること。六、教團を擁護し、不信者を討伐する勇氣あること等の如きは宜しく之れを改廢して時代の要求に順應し世界の大勢に歸趨して一に唯だ精神的元首としての教主を選出推戴するを要す。斯くの如くにして縦に汎回教主義の大同團結を鞏固にして相共に改造の途上に回教の復古的新精神を鼓吹し。横に亞細亞民族の總同盟を策して民族の自決を如實に顯現せざる可からず、故に吾人は如何なる方面より之れを見るも土耳其共和國政府の皇帝放逐を認むること

同時に、眞に己むを得ざる教主放逐は是れを追窮するの無用なるを信せんと欲する而已ならず。此千載一遇の好機を逸せず、除るに回教の黎明運動に一轉機を齎らすべく、新たに有力なる精神的元首を推戴して教祖ムハメット以來の傳統政策たる世界的布教の道程に上るの意氣を示さんことを望む。如上の意味に於て吾等は來春三月、埃及カイロの回教代表者大會に出席する回教各國の先輩諸氏に對して切に多大の期待を持ちつゝ、且つ理想的新教主の出現に對しては既に大旱に雲霓を待つか如く翹足して以て望眼の穿つを忘れんとするもの也。

(九月十五日稿)

啓事

安徽楊子貞老阿衡、道高學富、誨人不倦、數十年引入入正者甚多、晚年築靜觀樓以自修、拜念之餘、博覽羣書、欲證各說之是非真偽、冀掃道障而端人心、凡有心得、筆而錄之、以覺來者、茲竟得老阿衡大學回經合參一書、理精詞達、誠吾道之佳作、擬在下期分章登出、以同好庶使儒者知吾回教亦有大道深理之可求、更可知眞道之所歸在吾回教、苟能反省而信回教、則一念之間、即天堂地獄之判、是此書之出世也、胡可以緩、用特專啓、以獨報讀者、

M U H A M M A D

A western estimate of the Arabian Prophet

By J. A. Sproull

The *Belfast Telegraph* of July, 5, 1924 contains an editorial headed "Mohammed" which is rather a surprising phenomenon to find in a metropolitan journal in this enlightened age before Carlyle's *Heroes and Hero-Worship* was given to the world, ebullitions of crass bigotry and misrepresentation were frequent. Carlyle is quoted and also Wells. Why Wells? There are historians of greater repute than Wells, who have written of Islam and its Prophet. Gibbons and Draper, for instance, who treated the subject with justice and impartiality; Washington Irving is another who has made the simple creed, of Islam familiar to millions of Americans. Some writers, when dealing with religious subjects, remind one of some of our prosecuting attorneys who are over anxious to make out a case, irrespective of guilt or innocence. Ireland itself has achieved an unenviable notoriety for the fierce zeal which animates of Northern Ireland, raised in the pious belief that Cromwell was the greatest hypocrite that ever disgraced a Christian land, and Muhammad the greatest and most shameless impostor who ever trod this earth. One night, in

San Francisco, a copy of Carlyle's great work reached my hand by chance. The night was spent in reading the contents. I can only compare it to Luther finding a copy of the Bible in his monastery. Carlyle did more than any man, in the course of centuries, to clear the memory of these two illustrious characters Cromwell and Muhammad—of the foul slander and abuse heaped upon them. Carlyle made one mistake in saying "there is no danger of our becoming, any of us, Muhammadans." To-day the Muslims have their mosques in Paris, and close to London, and are growing faster than all Christian sects combined, especially in Africa, where so-called orthodox Christianity has failed. In India they number a fourth of the population. In China they form a caste, superior in intelligence to the other creeds in that populous land. In the Philippines they are far above the other native tribes in hygiene, a fact which is proved by their immunity from the epidemics which sweep those islands.

The Irish scribe says; "The people who are becoming Muhammadans to-day became something else yesterday, and will become something different to-morrow" this statement is contradicted by historians, ancient and modern, the wonder has been that when men some of whom were the Prophet's bitterest enemies made the simple profession "there is no God but God, and Muhammad is his Prophet," none of them ever relapsed; and no nation, no matter by that means converted, has ever left the faith. Egypt was the first Christian land, but only a few, comparatively, belong to the ancient Coptic Church.

Carlyle said; "Our current hypotheses about Muhammad, that he was a scheming impostor, a falsehood incarnate, that his religion was a mere mass of quackery and fatuity—the lies which well-meaning zeal has heaped around this man are disgraceful to ourselves only"

Mr. Wells is quoted as describing the Prophet as vain egotistical and tyrannous. The testimony of Mr. Bernard Shaw will be taken by

many in preference to that of Mr. Wells—and while talking of the latter, why do not some of his Irish admirers give that gentleman's estimat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He speaks of 'Paul, the real founder of christianity, a man of wider education but narrower intellectuality than Jesus.'

Draper says: at the time that Muhammad began to preach the Unity of God "the Christian Church, through the ambition and wakefulness of its clergy, had been brought into a condition of anarchy. Councils had been held on various pretences, while the real truths were concealed The election of a bishop was often disgraced by frightful murders." The church had been torn apart by schisms. Among a countless host of disputants were Arians, Basilidians, Carpocratians, Collyridians, Eutycheians, Gnostics, Jacobites, Marcionites, Marionites, Nestorians, Sabellians, Valentinians. Of these the Marionites regarded the Trinity as consisting of God the Father, God and son, and God the Virgin Mary. The Collyridians also worshipped Mary as a divinity. The Nestorians denied that God had a mother. The untutored but active mind of the young Arab, Muhammad, could not but turn with disgust from these bitter wrangling sects. He made frequent trading journey to Syria. He was employed by a wealthy widow who entrusted

him with the care of her Syrian trade. She was charmed with his capricious and fidelity and, as he is said to have possessed singular manly beauty and a most courteous demeanour with his person also. She made her passion known through a slave, and for the remaining twenty-four years of her life Muhammad was her devoted husband. In a land of polygamy he never insulted her with a rival. A man who lives and honours one woman through the best years of his life, when passions are strongest, cannot after the lapse of centuries be insulted by the charge of lustfulness. Kadijah was the first to believe in his mission. She and Zeid, his freedman, and his young cousin Ali, were his first converts. Carlyle calls Muhammadanism a bastard Christianity. Such a denotation is unfair and unjust. The man who rose above the Paganism of his native Arabia and the countless sects which distracted Christianity, and taught what!

—the Unity of God—to Gibbon he was a Deist. Enlightened men in all lands now know that Christianity is a composite creed. The Jews, during the Babylonian captivity, had learned something of Persian dualism. To the Persians there were two great Powers, one of light and the other of darkness. Ahura Mazda is the Lord of Light; Angra Mainyush is the Prince of Dark-

ness. A Virgin in due time would bear a son who would destroy the powers of darkness. Consequently this Christian tenet of the "Virgin Birth" is purloined from Persian dualism. The Jews, on their return from captivity, cherished the idea of a Messiah, but he was to redeem Israel and re-establish the fabled glories of David and Solomon. The pious Hebrews had no idea of a being who would redeem mankind. When Jesus came, some evidently expected him to develop into the expected deliverer, who would drive out the hated Romans.

Muslims believe that God has raised prophets, or teachers, in all lands and in all ages, Noah, Abraham, Moses, Jesus and Muhammad are among the greatest of these. Some extend the list to include Budha, Zoroaster and others who strove to enlighten mankind. Muslims recognize Jesus as one of the prophets, or teachers, sent by God; why do not our Unitarians recognize Muhammad as a true teacher? "A false man, never," said Carlyle. The poet Pope realized that all religion were but one, when human weakness, ignorance and selfishness were swept away. Nationalism has been a powerful factor in holding mankind apart and tending to the glorification of tribal deities.

The American Poet,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strikes a high note:-

Light of ages and of nations,

Every ray and every time,

Has received thine inspiration.

Glimpses of the truth sublime.

Always spirits in rapt vision,

Passed the heavenly veil within.

Always hearts bowed in contrition.

Found salvation from their sin.

The various religions are but the efforts of finite man to unveil the Infinite. The Great Mystery of the Primitive red man is the Infinite Intelligence in which we live and move and have our being. The efforts to build a religion on the mythical fall of man and the events which culminated in the tragedy of Calvary are no longer held by thinking men. Muslims have contented that the story of the fall and atonement "is an insult to God and man." In this they are borne out by the Scientists of all lands. Man, instead of being the subject of a special creation in October 4004 B. C., has been on this Planet probably five hundred thousand years. The ancestors of some of our farmyard mammals can be traced back in the rocks for million of years.

A Pagan Emperor, Constantine, made a caricature of Christianity, the official religion of

Rome. The simple teachings of the Nazarene were conspicuous by their absence. The greater the incredibility, the more credible it was. To believe an impossibility was a triumph of faith. "Credo quia est incredibile," said Tertullian.

The keen mentality of Muhammad saw through the deceptions and insincerity. He could not believe in a Mother of God, nor in three Gods being one. He was a Unitarian. There was but one God, the Almighty Creator of all things. To Muhammad He was Allah, the Compassionate, the Merciful.

When Kadi ah died, Ayesha became his wife when his enemies drove him from Mecca, he took refuge in Medina. He and one follower were obliged to hide in a cave. They heard the tramp of the pursuers. "We are but two and they are many," said his companion. "Nay, we are three, for Allah is with us," said the Prophet, Then past middle life, in his fifty third year, he reached the city of refuge. Still harassed by enemies, the Prophet turned soldier. In a few years he was master of Arabia. He returned to Mecca in triumph, at the head of a mighty army. He forgave those who had persecuted him and driven him forth an outcast, even the Jewess who put poison in his food, which eventually killed him, was forgiven. Ruler of a vast empire,

he spent his declining years without any of the pomp and circumstances of an Oriental Sovereign. He still mended his own shoes and swept his own floor. Some of the widows of his early followers were taken into his home. This gave his critics an Opportunity for scandal.

"We have nothing to learn from Mohammedanism," is the parting shot of the Belfast journal, and that in spite of the recent "Come back" of the Turks, and the discomfiture of Greece and her lackers, which certainly was an eye-opener to certain pious gentlemen in London. There was a time when Europe—that is, Christian Europe—had plenty to learn of Muslims. The splendid cities in the Moorish Kingdom in Spain had paved and lighted streets, when the other parts of Europe groined in darkness, through filthy thoroughfares. But hear Colonel Robert Ingersoll tell the story: In the tenth Century, after Christ, Saracen governors of a vast empire established Colleges in Mongolia, Tartary, Persia, Mesopotamia, Syria, Egypt, North Africa, Morocco, Fez and in Spain." The regions ruled by the Saracens were greater than the whole Roman Empire. They had not only colleges, but observatories. The sciences were taught. They introduced the ten numerals, taught algebra and trigonometry, understood cubic equations, knew the

other creeds become paganised. Islam, on the contrary, become spiritualized.

Father of all in every age

In every clime adored,
By Saint by Savage, or by sage
Jehovah, Jove, or Sage.

FIRST LONDON MOSQUE

Foundation Stone Laid at
Wandsworth by Head of
Islamic Community

London, Oct. 19.

The foundation stone of the first London Mosque was laid this after-noon at South fields, Wandsworth, by Khali Fatul Masih, the head of the Ahmadiyya Islamic community, in the presence of the Japanese Ambassador and others.

The building will cost about £10,000, but for the present only the mirab or praying-place will be built.

Khali Fatul, performing the ceremony, expressed the hope that the spirit of toleration and large-heartedness which the mosque would create would help to establish peace, amity and good will among men.—Reuter.

倫敦之新回教寺院

倫敦第一回教堂、今日午後在蘇資菲爾之汪資威斯地方、由阿瑪狄雅回教僑民之領袖馬錫氏舉行、安置基石禮、在場者有日使等八、該寺建築費約需英金萬鎊、但在目前謹造一朝拜殿、馬錫氏演說、謂希望此等所造成之忍耐與寬恕精神、可助成人類之和平親睦與好意。

(十月十九日倫敦電)

art of surveying. They made maps and catalogues of the stars, gave the great stars the names they still bear; they ascertained the size of the earth, determined the obliquity of the ecliptic and fixed the length of the year. They calculated eclipses, equinoxes, solstices, conjunctions of planets and occultations of stars. They constructed astronomical instruments. They made clocks of various kinds, and were the inventors of the pendulum, They originated chemistry, discovered sulphuric acid, nitric acid and alcohol. They were the first to publish pharmacopoeia and dispensaries. In mechanics, they determined the law of falling bodies. They understood the mechanical powers and the attraction of gravitation. They taught hydrostatics and determined the specific gravities of bodies.

In optics they discovered that array of light did not proceed from the eye to an object, but from the object to the eye. They were manufacturers of cotton, leather, paper and steel. They gave us the game of chess. In their schools they taught the modern doctrine of evolution. They anticipated Darwin and Spencer.

The spread of true knowledge may in time unite the three great religions of the World—Islam, Buddhism and Christianity. Only ignorance and a belief in time-worn myths keep them apart. Draper said that Christianity in its contact with

サラセン文明の史的考察

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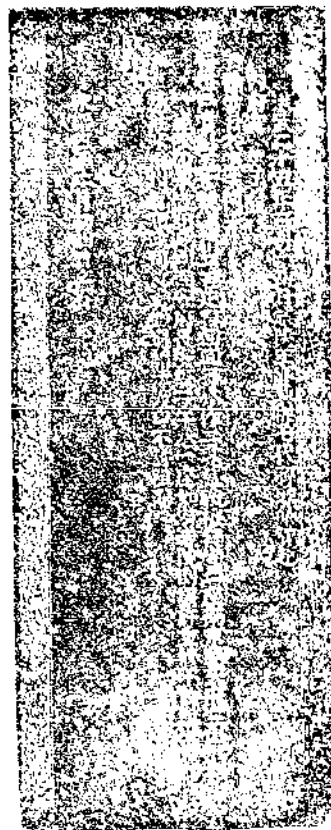
鳴

回教の勃興は、恐らくは人類史上に於ける最も驚歎すべき出来事であらう。前には放棄されたも同様な地上と民衆とから發苗した回教は僅々一世紀間を出でずして地球の半ばを蔽ふて弘布した。此間、大帝國を倒壊し、既成宗教を制壓し、民族精神を鑄直すこと幾何なるを知らずして、遂に全く新しき世界即ちイスラムの世界を建設したのである。

吾々が此發達を吟する時、其出現を爲すや異常なるものであつて、他の大宗教が何れも其道を辿るや晩く、而かも痛ましき闘争に由つて最後の勝利を權力ある君主の力に依頼して得て、以て新信仰に改宗せしむるので、基督教はコンスタンチンに、佛教はアソカに、ゾロアスター教はサイラスに、何れも現世の権力者の強大なる勢威を崇拜して其選擇に藉るのであるが、獨りイスラムは然らず。蓋し前には人類の記録に現はれざる遊牧民族の稀れに散住する沙漠の國に勃興し、其弱少なる人間を以てして最も實質的に優越せるものに對して大なる冒險の下に前進したのである。斯くてイスラムは外觀上、殆んど奇蹟的の容易さを以て全勝し、其子孫の一對は火の如き回教軍がヒレニーからヒマラヤに、中央亞細亞の沙漠から中央亞刺比亞の沙漠まで戦勝を得たのを見る。

此驚歎すべき成功に貢獻せる要素は第一に亞刺比亞民族の性質に有り
▲ハメットの教旨の自然性と同時代の世界の一般的状態が然らしめた

のである。今まで亞刺比亞民族は顯著でなかつたけれども、當時に於て明かに自己實現を求めつゝあつた彼等は、著しく有力な國民であつた。何とならばハメット以前の數代間に於ても亞刺比亞民族は、溢るゝ計りの活動力クワイベリテを起して居た。彼等は祖先傳來の偶像崇拜を凌駕して居て、本能的にヨリ好きものに向つて憧がれて居たのである。



A Ming Dynasty monument
Dated 1405 A.D. at Sianfu,
Shensi

西安清真寺之明時代碑

此湧りつゝある精神の醞酵に對して回教の喇叭が響きを傳へた、實に亞刺比亞人中の亞刺比亞人たるハメットは、此民族の心靈の眞の權化である、天真にして嚴肅なる唯一神教を唱道しつゝ、かの僧侶の利己方便や入念なる教義的裝飾から放れて、彼等は宗教的發奮の源泉を輕打して常にセミチックの衷情を表現した。相互に殺傷する努力の爲めに、彼等民族の精力を消耗した長びける競争と血腥き不和とを忘れて、彼等の新に見出した信仰の火に依つて白熱的結合にまで銜接せしめられ、以て彼等亞刺比亞民族は其唯一眞神アラーの名に於て全世界を

征服すべく流れ出たのであつた。

斯くて回教は沙漠の風、シロクコの疾風枯葉を拂ふとも言ふべき凄しさを以て亞刺比亞から吹き出で、そして一見すれば如何にも璀璨たる其癖、眞の活動力なき乾ける殻にも均しき近隣のビザン及び波斯帝國の精神的空虚に出遭つた。此等の國々の宗教は一の滑稽と、恥辱其者に過ぎなかつた。即ち波斯に於ける祖先傳來のゾロアスターの祭式オハートは、馬鹿々々しき僧侶の利己方便と暴戾とに、寧ろ私かに憎惡せられ賤視せられて居たマギズムにまで墮落し、東方の基督教徒に就て言へば偶像崇拜のピカモノを以て飾られ、そして奢廢した希臘思想の發狂せる神學的空論に由つて惡化され、それが基督の教訓を反撥的に一の諷刺畫に爲りてはせた。マギズムとビザンチン基督教國の何れもは、野蠻なる迫害と狂暴なる憎惡を起したその大なる異教徒に由つて裂れた、加ふるにビザンチンと波斯帝國とは極端なる虐政を以てして彼等の臣民を壓倒して、凡ての愛國心若しくは新王的精神を消盡するに至り、終に此兩國は恐ろしき戦争を経て鮮血は枯れはてる程に全く疲憊してしまつた。

今や世界は回教の溶岩バフの洪水ハムに面すべく強ゐられて居た。避け難き其結果として、曾て東羅馬の軍隊と波斯の甲騎兵の其訓練ある強悍さも、此沙漠の狂信的教徒の火の如き攻撃の前には破れた、そして萬事は休す。其處に愛國的抵抗もなく足下に蹂躪せられた住民等は忍從的に新しき支配を受けるのであつた。同時に此無數の異教民は此等外國

人たるアラビヤの征服者よりも遙かに凶惡にして迫害的なるを厭へる宗教家等の顛覆を歓迎した。そして僅かの間に臣從せる國民の大半は新信仰の下に澗漑たる天真を以て、彼等自身の頽廢せる祭式に比較し亞刺比亞人が彼等に代りて如何に彼等の支配を統一すべきかを知つて居た。亞刺比亞人は單に掠奪と破壊とに耽れる血に渴した野蠻人ではなかつた。古代文明を授けられたる人文的賜物を學び且つ尊重するに熱心なる生得の才能ある民族であつた。自由と公衆の一般的信仰の難婦、征服者と被征服者との急速なる鎔解、此融合から新しき文明は起つた。即ち希臘、羅馬、波斯の古代の教養が亞刺比亞民族の活氣に依つて復活し、亞刺比亞民族の天才と回教イスラームの精神の調和せられたサセニック文明イスマイリスムが起つた。何となれば其存在の最初の三世紀（六百五十年より千年）は回教の領土は世界の最も開化し且つ進歩せる部分であつた。立派なる都會。莊嚴なる廳堂、靜寂なる大學を以て飾られ、到處古代世界の知識が保存せられ且つ尊重せられて居た。然るに東方の回教が西方の基督教に對して著しき對照を出現するに至つて終に暗黒時代の夜陰の中に沈んだのである。

斯くて第十世紀に至りてサセニック文明は紛れもなく衰兆を展開し始めた。此衰微は其初めは徐ろに來て、第十三世紀の恐ろしき慘害の至る迄では尙ほ其活氣を支持し、而かも西方基督教國よりは進んで居たけれど其黃金時代たるや實に第十世紀に終りを告げて居たのである、之れが幾多の理由として第一には常に亞刺比亞民族の禍であつた

頑迷なる黨派的精神が再現して間的黨争は絶えず回教の領袖間に行はれ、彼等の論争は遂に血腥き内亂に落ちて往つたが爲め、所謂兄弟相害の結果として當初の熱烈さは冷却した。そして回教最初の建設者たり支持者であつたアブウ、ベクル、やオメル等の如き聖徒的人物は專制的權力と自己讚美とを意味する教王としての地位を窺窺する世俗的精神の首領連に譲つた。政府の所在地を叙里亞のダマスカスに移し更に後にはメソポタミヤのバグダッドに移した。其理由たるや蓋しメツカは専制主義の支配に適せず、熱狂にして生れながらに自由なる沙漠の子たる亞刺比亞民族は、所謂首領を頂くに堪へず、已に豫言者ムヘメットの宣示した如く總ての教徒は兄弟であることを明かして居る程に彼等は本質的民主主義であつて、メツカの教主權は神學的民主主義であつた。アブウ、ベクルとオメルとは人民に依つて選ばれ、そしてムヘメッドに由りコーランに啓示されたる如く神の法に從ひ公論に決して彼等自身の責任を支持した。

然しながらダマスカスに於ては、及び尙ほバグダッドに於ては更に多く事毎に異つて居た。其處には純粹の亞刺比亞人は叙里亞人及び波斯人の改宗者と、新亞刺比亞人たる混血種族の群中に殆んど些かであつた。其等の國民は専制主義の因襲を以て滿されて居り、そして教主への卑屈なる服従を爲すべく容易であつた。故に教主は益々此等從順なる臣民の上に依頼し、廷臣、官吏及び最后には軍人をも彼等の階級から誘致することを知つた。従つて激動と憤怒とに自負心強き亞刺比

亞人は次第に沙漠へと引返した。其政府が斯く東方の専制主義的因襲に囚はるゝと同時に教主權がアバシッド朝の基礎成ると共にバグダッドに移つた時、波斯の勢力は優越を示して來た。彼のアラビアン、ナイト中の英雄にして有名なる教主ハラタン、アル、ラシッドは典型的な波斯の君主であり、クセルクセス及びチョースロースの眞の後繼者であつて、我等が想像し得る程に爾くアブウ、ベクルやオメルと異つて居た。そしてバグダッドに於ても其他の所に於ける如く專制的權力は其所持者に取りて致命的のものであつた。其障礙の下にムヘメットの後繼者等は我儘なる暴君と爲り、若しくは妻妾の傀儡にまで墮落した。其等の力なき手を以てしては到底大回教帝國を統治するには全く無資格であつた。

事實、其帝國は漸次分裂に傾き、内亂に由つて動搖するや強き首領連を失ひ、汚れざる沙漠の亞刺比亞民族の元氣ある合同は剝奪されて政治的結合は持續することが出来なくなつた。到る處に抑制されたる民族の復興、若くは各個の獨立主義的傾向が起つて來た。回教の膨脹が非常に迅速であつた反動として今や其源泉は涸れ果てた。回教が宗派及び民族を改宗せしめたのは其數幾何なるを知らない。然し乍ら彼等の消化は頗る不完全であつた。ムヘメットは眞に亞刺比亞民族を教化したそれは單に彼等の精神に靡らげながら發芽しつゝあつた思想を言ひ出して以て彼等民族の血液内の本質を刺激すべく訴へたからである。けれど同時に非亞刺比亞民族に依つて受け入れられた回教は、彼

等の本能的に特殊なる民族的傾向と人文的修養に依つて豫言者の教書
を解釋したる結果として原始回教は終に牽強附會せられ、若しくは全
く曲解されて了つたのである。此最も極端なる例證は波斯である。ム
ハメットの嚴肅なる唯一神教は現在に於ても所謂正統派回教の世界と
全然交通遮斷のシャア派として知らるゝ波斯の入念なる神秘的祭式に
まで變形されて居る。稍少き程度に於て同じ變形的傾向は北亞弗利加
バーバー族の聖者崇拜と印度回教徒の汎神論に於て現はれて居る。兩
者の出現の如きは無論ムハメットの咒罵する所のものである。

回教に於ける其等の教義的罅隙は政治的結合の分裂に由つて並び行
はれた。最初の形式的分裂はアムシッド朝の繼承後に起つた。廢黜さ
れたるオムマヤ家の一人は西班牙に走り、コルドバに於て對抗的教主
權を創開し、當に西班牙回教のみならず又た亞弗利加のバーバー族に
依つても合法なるものとして承認された。最後に於ては他の教主權の
上に埃及に於てはファチマ家が立てられた。ムハメッドの娘ファチマ
からの傳統として其稱號を残したのだ。マグダッドのアムシッド家の
教主は新民族要素たる土耳其の手に單なる傀儡と爲るに至りて次第に
彼等の勢力は傾いて來た。

新亞刺比亞民族から土耳其の手に歸するまでの勢力の消長が回教世
界の歴史上爾く重大であつた事を記す事に、吾々は先づ人文的將た
智識的の活氣の衰退が、新亞刺比亞時代の最後の舞臺に政治的乃至宗
教的結合の分裂と同時に起つた事を考へる。

ムハメット時代の亞刺比亞民族は冒險事業に對して熱心であり且つ
高き理想に由つて激勵せられ、原始的元氣の閃めきに充てる爽快にし
て曇りなき民族であつた。彼等はセミチック特有の熱狂的部分は十分
に持つて居たが、去りて頑迷者流ではなかつた。即ち彼等は秘密主
義ではなく公開主義で、其宗教たるや極めて天真であつて、其教理を
確然と保持して居た。ムハメットの垂訓の心髓は信仰即實行であつて
神の結合に於ける嚴密なる信條は即ちコトランに記せるムハメットの
神聖なる使命に於ける嚴密なる信條である。そして其清かなる限定的
義務は祈禱と沐浴と斷食と賑恤及び巡禮であつて、此等が實に東方の
世界の征服者たる亞刺比亞民族の回教を建設した所以のものである。

爾く單純なる神學を以て、學ぶに油斷なく、巧妙にして且つ熱誠な
る亞刺比亞精神を嚴しく束縛することは出來ない。蓋し沙漠のヒカラ
びたる周圍に於て有り勝ちなる物よりも十分に複雑なる狀態に自らを
按排したからである。今や亞刺比亞民族は單に彼等が征服せる、最も
進歩せる社會の物質的利益や其豪華を味ふと言ふのみでなく、彼等も
亦た美術、文學、科學及び古代文明の理想を鑑識した。此等の新しき
刺激の結果はサラセニック文明の光榮である所の卓越せる人文的並び
に文學的開花の絢爛を極めた。時として思想は比較的自由であつた、
そして其獨創的思想の大膽なる思索を富潤に產出した。其等は當に亞
刺比亞民族が、先には異教徒であつた基督教徒や猶太教徒乃至は波斯
人等を臣從せしめたのみの事業に非ずして、同時にビザンチン正統派

やマギ教を惱ました所の鐵械の下に壓迫した。

乍然、光明時代は漸次過ぎ去つた。反動的勢力は現はれ且つ其強さを増して來た。通常、モタゼリツツなる一般的名稱の下に知らるゝ自由主義者は、常に原始回教の教義的素樸を墨守するのみならず。尙ほ且つ總ての事物の試練を論究せんことを主張した。他面に於て思想的守舊派は其試練を前例と典據に待つべきを主張した。此等の人々即ちビザンチン正統派傳説の染込んで居る彼等改宗したる基督教徒の多くは、古蘭註解の廣汎なる事業を企畫して、彼れ直接の弟子と教徒とに繼承されたるムハメッドの評判書即ち口碑を公平に入念なる集成と註釋とを以て結びつけた。其等努力の結果として次第に、恰かも中世の西方基督教徒のその如き嚴格に精巧に將た獨斷的なる回教神學若しくは煩瑣哲學とが出来上つた。

當然の結果として其處に傳説主義と偏理主義との間に根本的反對の闘争が長く且つ苦々しく續いた。けれども最後の結論は先の斷定であつて何事も起理的獨斷の成功に左祖すべく一致した。東方の全史的傳説は殆んど專制主義の傾向であつた。(即ち傳説の大分は民族と氣候との要素に由つて惹起して居る)此傳説は沙漠の野生的自由主義者の侵入に依つて遮られた。乍然、守舊的傾向が自ら抬頭したと言ふのは神權的民主政治から專制政治に、回教主の政治的轉換が之れを鼓吹したからである。

此政治的方面の專制主義的勝利は、事實、均しく他の方面に於ける

終局の勝利を保證した。何となれば早晩、專制主義は最早や行動の自由が出来るよりも思想自由の默認が出来ぬからである。ダマスカス教主の或者は確かにモタゼリズムを玩弄した。専ら自由に考ふる所の俗心論者たるオミヤツド家は智識上の引力であつた。乍然、現在の教主等は自由主義の政治的含蓄に目覺めて來た。モタゼリツツは彼等自身を純真なる哲學的思索の領土に限界しなかつた。彼等はより多く危険なる立場に侵入し、彼等の聲は世襲的君主のある代りに、其信仰厚き指揮者が人民に由りて選ばれ輿論に責任を負ひし時代、即ちメツカ教主權の民主的時代を呼返す如くに聞かれた。かくて大膽なる精神が會て舊沙漠の自由を支持し、教主權の是認を拒絶したカアリツツの如く内部亞刺比亞の劇しき熱狂的教派の關係に入つて來た。そして共和政體に前進するの定理を宣言した。

結局、教主等は自由主義者に對抗して、恰かも彼等が沙漠の不從順なる純血亞刺比亞民族に優先して新亞刺比亞人を愛したるが如く、益々保守神學者側に返つて來た。アバシツド朝には、其政體は宗教的專制主義のために公明は去り、獨斷的正統主義は確立され、モタリツツは死を以て迫害された。そして第十二世紀に及びサラセニツク自由主義の最後の名殘は根絶され、回教思想の法理は一定した。凡ての創造的活動は止んだ。大モタゼリツト學者達の聲譽は消ね失せ、回教精神は閉ぢられて終に吾々の時代に至るまで再び開かるゝに至らなかつた

(未完)

中國回教史概觀

東山

第二章 中亞交涉時代

阿婆悉土朝之勃興

以後新朝

阿婆悉土朝之興隆，在回教上頗有關係，故曰回教史之局面，亦隨之而轉異，夫回教軍用全力侵入中國後，漸趨定住時代，阿婆悉土朝連合婆苦達特朝廷，開文學及科學之時代，此時亞刺比亞主要教主，受制於手下之護衛兵，彼等皆爲土耳其民族，肆意妄爲，教主受盡不自由之苦楚，無異傀儡，依唐代年報中所載，以阿婆悉土教主遣來中國之使節，猶屬不少，其中最主要者，爲新朝廷之創立者，阿勃爾、阿婆斯、又婆苦達特之建設者額布、茄而發及「亞刺比亞夜話」中有名人物，爲哈羅慕、阿兒、拉悉特是也，按普通稱阿婆悉土謂「黑旗」在中國史上，卽所謂「黑衣大食」是也。

阿婆悉土朝興隆五年後，在其第二代之教主額布茄而發時代，屢次企圖阿婆斯家之創立者及時代之指導者並最額布、茄而發之最有力量競爭者，額布、穆士林暗殺之時，正中國叛亂勃發之秋，勢甚猖獗。紀元七百五十五年，土耳其及鞏韌族人安祿山者，爲叛亂之魁首，彼本玄宗皇帝最寵愛之臣子，任以西北邊防土其族及鞏韌族大軍隊之長官，卽節度使之位，彼兵力既足，聲勢又威，遂宣言獨立，以對其多年之恩寵者，挑戰開釁。玄宗畏其勢，乃讓位長子肅宗，而蒙塵首府西安，是紀元七百五十六年乃至六十三年間之事，此時期內，肅宗勢薄軍弱，不得已向亞刺比亞告急，並求援軍。據維廉姆以亞云，當時教主額布、茄而發認爲改良劍戟甲冑之絕好機會，故應其請，遂於紀元七百五十七年，送兵四千，奪回西安及河南之兩府，此等亞刺比亞軍，本爲土耳其斯坦境上之衛戍兵，既

來中國、不願再歸舊地、遂僑居中國並娶中國女子爲妻、因之、現代中國回教徒之中堅、確爲彼等所遺傳焉。以上所述、係唐代記錄所載、不幸關於教主派選軍隊實數、無真確紀述、關於此事、在中國回教徒之文書亦雖紀述之、當時亞刺比亞民族之移住中國、其數甚多可確信無疑、又同時在前章所述、在此時期以前、已有許多外國人侵入中國亦可攷也。

關於上述援軍之真相、雖簡略而不能再有所叙、然關於彼等移住中國及結婚等事、卽任何主要史紀、所載均同在廣東清真寺壁上之刻文、亦紀錄此事、略謂當時送軍隊達十萬以上、其中大半、才識有能之士、定住於西安、指導一切。按該寺爲穆罕默德母舅之墓所、聞名四海、諒此刻文所紀、必甚可考。又依其他所記、謂彼等來中國後、待戰事告終、雖歸故鄉、因彼等久居食猪肉之地、國人不許居住於國內、蓋恐染其習慣也。於是彼等爲勢所迫不得不再入中國。又其他紀事、謂彼等在東方之首府洛陽、無不爲、乃下逐客之令、命彼等乘船返亞刺比亞、當彼等進行向廣東、在廣東時、彼等雖在戰場、大啖其豚肉、此事爲人所發覺後、大受痛罵、彼等恐國人之侮辱乃逃遁。又亞刺比亞及波斯之商人、結黨擾亂、在廣東市內、肆意掠奪、廣東之地方長官、無計可施、力不能敵、逃至城壁之上、直迄至皇帝下令、准彼等亞刺比亞軍人、寓居於國境內、並許其結婚、亂乃平定。上述記事、在回教之碑文中亦可窺見之。當唐代紀元七百五十八年時、亞刺比亞人與波斯人、共同在廣州市內、放火掠奪、後由海路歸亞刺比亞、依丁爾施安德之紀述云、五百六十三年乃至七百八十年、肅宗之繼承者代宗、向教主求援助力、因三十萬之西藏軍侵襲其國境、教主允其所請、乃派遣多數之援軍、但中國政府、不得不在茶稅上增稅一倍、以付給軍費。至於是否關於其他事項抑單關於上述最初之話說、雖不得而知、綜觀此等異說之中、然有一點相同、卽亞刺比亞兵在彼時確然入中國而僑居、按亞刺比亞兵既有一次以上來中國、爲全然可能之事、則其時日與數目之不同、亦可得而推算。在此時代發生之小事件、饒有趣味爰特插入一則、當亞刺比亞及回鶻兩國之使臣、同時達首

府、謁見皇帝時、彼等爭論入覲之順序、後乃兩國之使節、各以左右入口、同時謁見、乃解彼等之爭鬧、

第七世紀之終、據唐代之紀錄云、住於中國之外國人、就首府之西安府一地而言、其數達四千人、此等外僑中、來自烏魯木齊、安西、喀什噶爾及其他西國、或者以海路而來、甚爲明瞭、此等外僑中、大半有土地財產及妻子者、彼等來中國之時期既不同、情形亦各異。或者爲旅行家、或者爲貴族之隨行員、或者爲一國代表者、彼等月向官邸、支取俸薪、其每年之總銀額、達五十萬兩、彼等歸國既不能依普通道路、(蓋其道路陝西之西一帶、掌握於西藏人之手)又不能選擇以海路或迂回陸路而歸國、故彼等要求定住中國、此種申請得中國之許可、彼等並編爲軍隊、此方法一方面可節省國庫、同時增加中國軍隊、一舉兩得、據亞刺比亞紀元之記錄云、中國與亞刺比亞間、早能自由交通、當穆歷三世紀末、有阿勃、哈散阿里(即人人共知之馬遜地是也)生於婆苦達特、彼云、亞刺比亞與中國間、陸路交通早已發見、蓋彼曾遇一旅客、數次旅行中國者、未曾見一海洋、可見彼之往來、全由陸路。如此結果、俾七百五十五年之大叛亂、亞刺比亞軍能入中國而救助。其後三十年、兩國民交誼往來、結黨爲友、團結同盟、共敵西藏人、要知西藏人在或期間內、曾侵犯阿婆悉土之西部、襲擊中國之東部、關於此事、尙無詳細紀錄可攷、欲求更明確之事實而紀之、殊感困難。此何故歟、蓋據唐代紀錄所稱、此同盟之創始、在七百八十七年、惟據雲南府年報所載、其事在八百〇一年、此兩記錄、孰確孰非、不得而知、或以土地廣漠、戰事連綿、故其紀錄之年代、不能一律、但我人不難思攷也、

中國與亞刺比亞(教主哈羅慕、阿兒、拉悉特曾派兵救助)連結回鶻、印度帝王、雲南府王結爲同盟、與強盛西藏王國對抗、最初中國北部、屢遭襲擊、暫失榜葛羅、其後在四川國境、擊破西藏軍、關於此事、最有價值於歷史上者、當推關於雲南之記錄、蓋唐代之記錄、關於亞刺比亞人並雲南回教、有最初之可信賴報道也。其最充實者、即以唐代之記錄爲基礎、弗煦念爾博士所著之西藏古代史一書也、又關於西藏司令官麻慶第記述云、麻慶第者、依

雲南府史、卽被任國司（中國官名）者也、國司爲西藏之支配者、一似元代忽必烈汗授佛徒之白施巴同一官名也。由同紀錄所稱、謂、八百〇一年之春、彼等乘無星黑夜、斷龍河之岸、襲擊敵之夜營、而滅毀其一、繼續交戰二次、敵不能抗、棄甲而遁、全軍潰散、撒馬兒罕兵及黑衣大食兵及西藏之司令官共降服、鹵獲二萬甲冑、此爲回教徒有興味之最初紀錄也。麻兒格波羅所記雲南沙羅先事、曰、大理府之住民咸爲回教徒、中國與西藏之戰爭繼續不息、蓋平和條約迄至八百二十一年方始訂結、其平和條約、刻於大理石上、建立於拉薩之大寺院門前、現今依然殘留焉、唐末藩鎮之亂、國基日危、當唐代滅亡之時、回教之勢、自亦隨之而變。此慘狀之下、中國即派使於各方面、以乞救援、而騷亂日加、無由挽回、狂瀾於倒矣。至僖宗時代（八百七十四年乃至八百八十九年）騷亂、幾達其頂、關於此叛亂情形、據亞刺比亞有名之旅行家額布塞以德云、亞刺比亞與中國之海路交通、完全杜絕、有十二萬乃至二十萬之亞刺比亞人、猶太人、及基督教徒等、遭難於杭州府、全數燼滅、慘不忍聞。此次動亂、勢甚猖獗、全體史家、一致目爲在中國騷亂最慘酷之一。又據中國人記錄云、此次叛亂、死亡者達八百萬人、尸積如山、血流成河、縱橫千里、全遭其害、如此事件、要皆事實則有之、或誇張聲勢、言過其實、致失其真相也。

降至宋代、中國與亞刺比亞間有諸多可記之事實、據宋代紀錄所載（九六〇年乃至一二八〇年）從亞刺比亞來中國之使節、約有二十、此等使節之一人、爲教主之嗣子有尙遼公主者也、此時以來、大食之名、不再理於中國之紀錄上、其消滅之故、大概與阿婆悉土朝之興隆及婆苦達特之陷落、有一致關係。當宋代時中國與亞刺比亞之交通、不能再如唐代方叛亂以前自由、往來、貿易亦漸衰退、而亞刺比亞人亦不如以前之受人歡迎、丁爾施安德氏云、在成吉思汗時代、有一中國人、爲文以嘲笑回教、稱回教眞主爲按拉即嚶啲、此一例也。法國人謝發有阿勃爾卡施姆塞以德著作中關於中國一章、引用長文、論及亞刺比亞與中國間交通、似與亞刺比亞之起源有甚深關係、塞以德於一千〇六十九年、生於古爾敦、閱其紀錄、彼如精通於中國人之祖先崇拜、及埃及人種與其他

中國北方住民之生活情形者、又謝發在同書中引用其他亞刺比亞著作者散慕阿尼氏之系統書、(該書發行於一四六年)中記載居住中國而有哈密支那人之綽號三亞刺比亞人之事項也。成吉思汗之征服、新開東西交通之大道(一三六〇年—一三六八年)嗣後元代之諸元首、對於外人之殖民中國者、愛護備至亞刺比亞人、波斯人、榜葛羅人、改宗土耳其人、及回鶻人)此等各種族回教徒、如潮而起、自由來往、其勢之盛、所未曾有也。此等外人、廣布中國全地、混合八世紀之亞刺比亞殖民、結成爲一團、即今日之所謂回教徒是也。亞刺比亞及中國之紀錄、對於此種情形雖然少異、亦證其可信、亞能爾德氏告吾人曰、回教之歷史上、其所受之恐怖、無過於蒙古軍侵掠一事、如山崩地裂之成吉思汗軍、襲擊回教民族之中心、掃倒回教文明之中樞、舉凡美麗壯嚴之市街、寬宇敞軒之房屋、幽雅清潔之花園、悉遭毀滅、頓成不毛之沙漠荒墟、死亡之人數、損失之金錢、不可勝計、當蒙古軍出進白拉土市在十萬人中、僅殘四十人、從其被遭害之地逃生而出、可云慘矣。

榜葛羅住民之信仰與學問、夙爲世人所推重、當蒙古軍侵入該地、即繫馬於寺院境內、並毀古蘭經、視同廢草免於戮殺之住民、捕虜而去、並將城市、付之一炬。撒馬兒罕、婆爾固及中央亞細亞數多之都市、亦經蒙古軍之蹂躪、遭同一運命、按此等都市、皆爲回教文明之光彩、爲聖者之住所、爲學問之淵藪、然而數百年間、阿婆悉土朝之首都婆若達特之運命、亦復如此、不勝浩歎。

綜觀此等虐殺之中、成吉思汗對於一般學者及職工界中人、格外寬恕、彼及其後繼者、使彼等新附之民、各依能役作、從彼等中選爲大臣、地方官、將軍、及天文學者等、彼等皆爲回教徒也。據元代之諸紀錄、關於此等回教徒之傳記不少、如榜葛羅之一土人塞以德阿吉爾(賽典我)彼爲預言者穆罕默德之後裔、且其後爲雲南之征服者及地方長官、其子那思爾愛鎮、據麻兒格波羅云、彼親自與中國及孛羅麻戰爭、而名乃震、又麻兒格波羅書中所叙卑劣大臣名阿墨特從波斯遣送戰爭器械之專門家阿里愛鎮及易羞馬愛兒二人該專門家所造之石弩在一二七一

年間、包圍昆陽府使用之、一二七〇年之命令、指揮多數回教徒、編爲帝國軍隊、此爲明顯之事實、在二二六七
年波斯之天文家奢梅爾愛鎮、貢獻波斯之七種天文學器械及其新年代表「萬年之年代表」於忽必烈汗皇帝、此種
器械、置於三十六級之高桿上、安置於山西平陽府之測候所、以資應用。亞刺比亞著作家之著作、以成吉思汗之
出征、對於中國之論調、大類繁而正確、死於一三二六年之有名亞刺比亞著作家拉悉特愛鎮、在其年代記一書中
關於中國之紀事、非常詳細又開羅之高級官員、亦爲有名之著述家阿慕特施哈弗、愛鎮死於一三四三年、彼集元
代商業與旅行自由開通之時、訪問中國商人之最初報告、乃勒格之而著成一書、謝發乃引用此書中極有價值之論
文、於他章亞刺比亞之著作者、雖引用中國參攷資料甚多、然大概屬於回教教義之介紹。對於本章宗旨、無甚關
係。然如一三八五年、明代時特令回教徒退出廣東、及一四六五年許彼等定住於澳門、又明太祖卽位時、聘用博
學之回教徒二人、共與回教徒之官吏、繙譯其帝室圖書館內所藏之亞刺比亞科學書等事、亦記述之。

弗煦念爾博士所著之有價值之著作甚多、其中有「從東亞資料之中世研究」之一文、能觀察明史及大明一統志
之外國紀述、其第二卷、計有一百五十頁以上、閱第十五世紀乃至第十六世紀之此等紀述、吾人能知悉中國人所
稱亞刺比亞之使節謂朝貢使者、實在此等亞刺比亞人、純粹爲商業的計畫之遠征而來中國、試看一五三二年、禮
部中以此等使節來中國者、日多一日、乃設法阻止之、由此事實、所謂朝貢使之實質、吾人可證明矣。後禮部中
更宣布明白主張、謂此等外國人、無非冒借進獻貢物之名義來中國、探知朝廷之狀態、如此結局、於是制限彼等
訪謁首府、但彼等之貨物、則准其出賣、一方面對於彼等實際上之要求、仍然十分注意焉。大明一統志所記者、就
亞刺比亞普通情形詳言之、但對於黑克及黑底納言之特別詳細、關於克爾白神殿之模型、亦詳細描寫、又古蘭之
詳情及或回教之習慣、亦明白記述之、拔閱此等記述、可證明當時亞刺比亞及回教對於中國之關係、如兩國之交
通、日趨於繁盛、又多數禮拜寺、大抵建立於明代、此皆以上之明確證據也。

關於中國回教之傳入及散布、前述者僅爲斷片的證據、其詳細實際情形、殊非今日能得、如巴卡教授之指示、中國年報中所載者、僅關於波斯及巴比倫尼亞宗教傳入之片鱗紀錄、此外一般中國歷史家、對於回教之傳入中國不置一字、關於中國全地回教之傳佈、雖然如斯漠視、然今日各省皆有禮拜寺、回教徒儼然存在、全然事實上之明證焉、就回教傳入中國之歷史、以缺乏決定的專門的文書、故吾人欲追本窮源求之、難以如願、故吾等僅能從亞刺比亞人及土耳其人之往來而推論、乃於普通方法中指示彼等宗教之建設也。

新疆歸客談

新疆省居民、約有十餘種、曰漢、曰滿、曰回、曰蒙、曰纏回、回民之中、復有同教不同類之別、曰哈薩克、曰諾加伊、皆回人之一種、又有黑黑子者、爲滿人之別種、光光子者、又纏回之一類、全省居民、合各族不過二百餘萬、若以江南人稠之地較、僅當江南兩大縣之人類而已。又以回回爲最多、約居全省居民十分之六、漢人次之、合滿蒙各族、亦不過十分之四、漢人以湘籍爲最多、因左宗棠所率皆湘軍、後皆即在新落戶、其次則雲南甘陝直隸安徽、餘省之人、則寥寥可數、又漢人所業、皆爲官、爲兵、游牧經商者居多、務農畜牧者亦有、此新省居民之大略也。

新疆歸客談

新疆省之地理、達新途程、只有兩道、一經俄國西比利亞、一經甘肅站道、西比利亞、自俄亂後、此道時有亂兵乘劫、已不能通今、所

通者、惟甘肅一道、然長途極苦、行者畏之。新省都會、設在迪化（烏魯木齊）由京至迪化、有五個十八站、（每站九十里）由迪化東到哈至塔爾巴哈密十八站、南至喀什噶爾曰南疆、四個十八站、西至伊犁十八站、北台十八站、一省地勢、有安徽十倍之大、長江上下游地、不過當新疆一省耳。



Chinese Muslim at Worship

拜禮中之中國回教徒

支那回教史概観

東 山

第二章 支那と亞刺比亞との交渉時代

アバシッド朝の勃興から

アバシッド朝の興隆と共に吾々は幾分回教史の異つた局面に這入る。そして回教軍の主力が支那帝國に入り、且つ定住した時代に近づく。アバシッド朝がバグダッドの朝廷に連合して文學及び科學の時代を開きつゝある間にこれ迄で優れて居た亞刺比亞の要素は、間もなく教主はその護衛兵たる土耳其民族の無作法なる制肘を受くる傀儡に爲り了つた。唐朝の年報に依ればアバシッドの教主から支那に來れる幾多の使節中、最も重要なのは新朝廷の創立者たるアブル、アツバス。バグダッドの建設者アブー、ギヤファ及びアラビヤン、ナイトを通じて最も能く知られて居るヘアラン、アル、ラシッド等から來たものである。蓋し普通にアバシッド、即ち『黒旗』と呼ばれて居るものは、支那史上に於て所謂『黒衣大食』として知らるゝもの即ち是れである。

アバシッド朝の興隆後五年、其第二の教主アブー、ギヤファの時に至つた。之れ故に現代にまで支那回教徒の眞の中核を爲すものは

於て、アツバス家の創立者たり、時代の指導者たると同時にアブ、ギヤファに取つては大にして有力なる競争者たるアブ、ムスリムの暗殺の陰謀が幾度か企てられた頃、支那に於ても亦た恐るべき叛亂が勃發した。それは紀元七百五十五年であつて、其首領は土耳其人若しくは韃靼族たる安祿山と言ふものであつた。彼れは玄宗皇帝に非常に寵信せられて居て、西北邊境に於ける土耳其族乃至韃靼族に對して備へた大軍隊の長官即ち節度使に任せられ、遂に其獨立を宣言し、多年の恩寵者に對して戰を挑んだのである。玄宗は彼れの長子肅宗に位を讓つて首府西安を蒙塵した。是れ紀元七百五十六年乃至六十三年の間の出來事であつて、此間肅宗は亞刺比亞に向つて援軍を訴求したのである。ウイリヤム、ムイアに由れば當時教主アブー、ギヤファは是れ創戟甲冑を改良するの好機會なりとして其請ひに應じ、紀元七百五十七年、兵四千を送りて以て西安及び河南の兩都を奪回するに當らしめた。其等の亞刺比亞軍は土耳其斯坦境上の衛戍兵であつたらしく従つて彼等は以前の屯營に歸るを欲せず、遂に支那に止まつて支那婦人を妻とす

彼等であると言はれて居る。以上は唐代の記録の支持する所説であるけれども不幸にして教主が幾何の軍隊を送つたかと言ふが如き記録は權威がないのである。然るにも拘らず其等の記録が支那回教徒の文書に於ても支持されて居るけれど、常時亞刺比亞民族の支那に移住したのは遙かに大多数であり、且つ回教の到來に關してもヨリ以上に明確なる事象を記し得るかも知れないと信ずる。之れと同時に又た前章に於ても述べたやうに、此以前に支那に侵入し來つた諸外國人の多數あると言ふことをも見落さぬ事は必要であらう。

此援軍に關して其の事實を發見せんとするのは恐らくは不可能であらう。けれども彼等が支那に移住し且つ結婚した事の見解は主要記述に於て一致して居る。所謂ハメットの母方の叔父の有名なる墓所たる廣東の清真寺壁上の刻文に由れば當時送られたる軍隊は十萬以上にして其中大半の才幹あるものは西安に定住するやうに案内された他の記述に依れば彼等は一度故郷に歸つたけれど殘留するを許されなかつた。蓋し彼等は永く支那内地に滞在して終に豚肉を食用したが故である。従つて必然彼等は支那に再び入つた。他の記事には亦た彼等が東方の首府洛陽で不行跡になつたと記して居り彼等をして廣東に進行しそこから亞刺比亞に向つて乗船する事を命じたけれど、廣東に於て遂に彼等が戰場に於て豚肉を食へること發覺して痛罵を受くるや之れがなめに彼等は國人の侮蔑を恐れて逃げ、そして其港に於て亞刺比亞及彼び斯の商人と徒黨して市内を掠奪した、廣東の地方長官は城壁の上

に逃れ、皇帝より彼等亞刺比亞軍人に對し此國に於て定住し且つ結婚すことの許可を得るまで歸城し得なかつた。上述の回教徒の碑文中に見出す記述の支持に於ては、紀元七百五十八年、亞刺比亞人が波斯人と共に廣州の市内を掠奪擄棄し、而して海路亞刺比亞に歸つたとある。エム、ド、チールサントも亦た五百六十三年乃至七百八十年、肅宗の繼承者代宗は教主アブー、ギアファに向つて助力を求め、三十萬の西藏軍は其國境に侵入し來つた。斯くの如く多數の軍隊を送られたるが故に支那政府は之れに支拂ふべき必要の軍資を起すべく茶税に十割の増税を餘儀なくされた事を説いて居る。これ等は固に他の出來事に關するの乃至單に上流の談話の異なる説き方か二者いづれかは我々は知らぬ。總て此等の異説の中に亞刺比亞兵が其當時、確かに支那に入り且つ定住するに至つたと言ふ一事實は確立し得るのである。已に一回以上の軍勢が來た事が全然可能であるならば其數と時日とに多少の異同ある所以であらう。此時代に於て起つた挿話として支那朝廷に達したる外國訪問者との交際に關する支那の智識を示して居る興味ある小事件は亞刺比亞及び回鶻兩國の使臣が同時に首府に達して、皇帝に謁見の際、入覲の順序を争つた時に、支那の外交官は兩國の使節を別々の入口から同時に謁見するを得せしめて其謎を解いた。

第七紀の終に於ける唐の記録に由れば、戶數四千に垂たる外國人が住んで居つた所の首府西安に就いて説いて居る。即ち是等の外客はツルムチ、アンシ、カシユガル及び他の西國人であつて或者は明に海路よ

り往復し得たるものである。此等の外人は土地を所有し且つ妻子を持つて居た。彼等は時を異にして來り、或者は旅行家とし、或者は貴族の隨行員とし、或者は代表者として來り、彼等は月々官邸から俸給を與給され其年額銀五十萬兩に達したり。彼等外客は普通の陸路に依りては白國に歸れないで——其道路は陝西の以西一帶西藏人の手にあり——海に依るか又は迂回するをも好まなかつたが故に遂に定住を出願した。此申請は許されて軍隊に編入された其手續は政府の収入を助け同時に支那軍隊を増加する爲めであつた、亞刺比亞の紀元とする記録に由れば、那と亞刺比亞との交通が自由であつたと言ふ事を知り得る。

ヘヂラ三世紀末にバグダットで生れたアブノ、ヘッサン、アラー——寧ろマツンヂの名として能く知らる——は言ふ、支那に通ずる陸路は非常に屢盛んであつた、彼れは自ら一旅客に會つたが其話に由ると未だ曾て海を見ずして中國に數回の旅をしたと言つて居る。七百五十五年の大叛亂は亞比刺亞軍が支那救助に來ると言ふ結果を生じた。

それで三十年度に兩國民は再び相黨した、然し今回共同の敵たる西藏人は或期間西に於てはアビシッド、東に於ては支那人を煩はした、其事件の生じた事實の明確な記録を得る事は非常に困難である、何となれば唐朝の記録は此同盟の創始を七百八十七年とし、雲南府の、年報は其事を八百〇一年にして居る、或は此兩記録は廣漠なる土地に亘る數年間の永き戰爭を記載したが故なるかと思ふ。

支那と教主ハアレン、アル、ラシッドに由りて送られた亞刺比亞人

とは回鶻、印度王の或者、雲南府王等と強勢なる西藏王國に對抗せんが爲めに聯合した事が最も目立つた事實である、支那は北に於ては最初に或困難を受けた、そして一時ボカラを失つた。然し暫くして四川の國境に於て西藏軍を撃破した。此話に關して最も價值ある歴史の部分は雲南に關するものである、茲に吾々は唐朝の下に於ける亞刺比亞人に關し同時に雲南に於ける回々教に關する最初の信頼すべき報道を有するからである。之れに關する尤も充實した記録は、唐朝のそれを基礎としたドクトル、ブッシュエネルの西藏古代史の中に見出される。即ちその文中に降服したりと記されてある所の西藏司令官マチンタイに關して述べて曰く、マチンタイは雲南府史によれば、國司なる支那官名を貰つて居る、國司は西藏の支配者としてクプライ汗が佛徒のベツシバに與へたる同一官名である。同記録に由れば八百〇一年の春、彼等は夜、龍河の岸を斷ちて敵の夜營の一を壊滅し、續けて二戰を交へ敵は全滅に歸して潰散し、サマルカンド兵及び黒衣大食兵は西藏の司令官と兵に降り、二萬の甲冑を鹵獲されたと記してある。之等の地方に於ける最初の回教徒の記録として興味ありと言ふべしである。又た彼のマルコポーロは雲南に於けるサラセンの事を記述し、そしてラシッド、エツヂンも亦た大理府の住民は凡て回教徒であつたと書いて居る。何れにもせよ支那と西藏との鬭争は明かに或期間に繼續した、何故なれば、その平和條約は八百二十一年迄は訂結せられなかつたのを見て推知し得られやう。其平和條約は大理石に書かれ、ラッサの大

寺院の門前に建立せられ、今日依然として残つて居る。唐末藩鎮の亂に唐朝の崩壞に由つて回教の事跡も此以上言ふ所なく支那は此慘狀の下に救をあらゆる方面に求めた。其騒亂は第に擴大して、僖宗の（八百七十四年乃至八十九年）時代に於て其頂上に達した。此叛亂は他章に於て述べる有名な亞刺比亞の旅行家アブ、セイドが話した様に、少くとも海上の亞刺比亞と支那との交通を杜絶した。そして此時に於ては十二萬乃至二十萬のアラビヤ人、猶太人、基督教徒等が杭州府に於て滅盡した。此動亂は曾て支那を荒廢せしめたものの中尤も悲惨なるものであつた事は凡ての史家の一致する所である。支那人の記録に由れば八百萬人の生命を失ひ所謂屍山血河、千里に及ぶとせられて居る。

宋朝（九六〇—一二八〇）の記録にはアラビヤから宋及遼に派遣された使節は約二十名あつて此等使節の中の一人は彼等の皇儲の爲め遼の公主を尙した、此時から大食の名は支那の記録から消滅した、それは大體にアバシッド朝の教權及びバクダッドの陥落と略ぼ一致して居る。宋朝に於ける支那、アラビヤの交通は唐朝を顛覆せしめた大叛亂前にあつたやうな自由を得た事はない、貿易は減退し、亞刺比亞人は以前の如く歓迎せられなかつた。ド、チールサント氏の説によれば成吉思汗時代の一支那學者は記して、回教を嘲笑して、アラーを稱して嘍喲と同一なりなごしたるが如きは其一例である。亞刺比亞起源か

ら出たアラビヤと支那との交通に就て書いた佛人シェフア氏はアブル、カシム、セイドの中の著作中に支那に關する一章から長文を引用した。セイドは一千〇六十九年にコルドンに生れ、其記録はシェフア氏の提案するが如く明かに支那に於ける祖先崇拜及びアイヌ、並に支那地方住民の事に通せるものゝやうだ。シェフア氏が同書に於て引用した他のアラビヤ作者たるサム、アニは其系統書（一一四六年發行）に於て支那に住んだヘミッド、チャイニーズの綽名ある三名の亞刺比亞人の名を載せて居る。成吉思汗の征服は新に東西の大道を開いた、そして後の蒙古王は（一二六〇—一二三六八）元朝の下に外人の支那殖民を愛護した。——亞刺比亞人、波斯人、榜葛羅人、改宗土耳人及び疑ひもなく回鶻人も——あらゆる種類の回教徒の多數は自由に往來した。そして未曾有の勢を以て支那全體に廣がつた。此等の外人は八世紀の亞刺比亞殖民と混成して、以て今日支那回教徒と呼ばれて居る所の一團を形成した。亞刺比亞及び支那の記録と共に變つた状態を証して居る テー、ダブリュー、アーノルド氏は吾等に告げて曰く、回教の歴史上、蒙古の政府に比較すべき恐怖と荒廢とは未だ曾て見ない。山崩れの如き成吉思汗の軍は回教文化の中心を掃倒した、其後には曾て立派なる市街と壯麗なる花園と果樹園に包まれた宮殿のあつた所は不毛の沙漠となり、形なき廢墟として残つた。蒙古軍がヘラト市に進出した時、十萬の人口中僅かに四十人の憐むべき

生残者が其隠れ場から這ひ出し、其廢殘の跡を茫然として眺めて居たと。

其住民の信仰と學問の爲めに有力なりしボカラに於て、蒙古軍は寺院の境内に馬を繋ぎ、其敷藁の代りにコーランを引破り、住民の殺戮を免れたものは捕虜として運ばれ、其城市は灰燼に歸せしめられた。

斯くて又たサマルカンド、バルク、及び中央亞細亞の多數の他の市も同一の運命に遭つた、是等の都市はイスラミツクの文明の光であり、聖者の住所であり及び健全なる學問の淵藪であつた——數百年の間、アバシッド朝の首都であつたバクダットの運命は又た斯の如くであつた。

總て其等の虐殺の中に成吉思汗は學者と彼れの國民に服従する職工階級の人々を大切にした、そして彼れの後繼者等は彼等の奉仕に斯くの如き人々を引具した。彼等の中から元朝は其大臣や地方官や將軍や天文學者等を選んだ。其處に回教徒が活躍した。元朝の諸記録は蒙古に臣従した顯著なる回教徒の傳記がある。則ちボカラの一土人サイド、アジャル(賽典赤)の如きは豫言者ムハメットの名聲ある後裔であり且つ其後に雲南の征服者であり地方長官であつた。彼れの子ナスル、エツヂンは、マルコ、ボロに記されたる交趾支那及びアラマに對する戰爭に於て著名であり、アチマスの壓制に相當するコルコ、ボロの所謂權者なる大臣として朱書の下に階級づけられて居るアームド。波斯から支那に送られた戰爭に用ゆる石弩や、紀元一二七一年に昆陽府の包圍に

用ゐた器械の專問製造家たるアリ、エツチンやイシユマエル等がある。此時に當つて回教徒の多數であつたと言ふことは元朝の軍隊に服役すべく彼等に下せる一二七〇年の指揮命令に見ても明かである。彼等の感化力は一二六七年、波斯の天文學者チャメル、エツチンに由つて新しき計畫の『ザ、テン、サウサンド、エイアズ、クロノロジイ』と題せる年代表や、七種の波斯天文器械を忽必烈汗皇帝に貢獻した事に依つて立証されるのである。此器械は彼等が山西平陽府の測候所に柱を三十六度に上げて安置したに見ても強き確証を吾等に與へる。成吉思汗の出征と共に亞刺比亞著作家の支那に對する論及が一會頻繁に且つ信賴するに足るやうに爲つて來た。一三一六年に死んだ有名なる亞刺比亞の著作家、ラシッド、エツチンは彼れのアンナルス、オフ、オイルタイムスに於て支那に關し、非常に詳細に書いて居る。そして一三四年に死んだカイロの一高官にして著述家たるアームド、シヘブ、エツチンは當時商業と旅行とに於て自由に開かれた元代支那を訪問した幾多の商人から得た新しき報告の多くを校合して書いて居る。エム、シエフアは此著者から引用して、以て彼れの數多き論文を價值づけて居る。他章に於て亞刺比亞の著作家からの引用は更に與へられては居るけれども、支那資料からの此上の參考は、大概、回教々義の紹介と共に多くは此章の目的に關係しない。然し乍ら一三八五年、明朝の下に於ける回教徒の廣東立退命令の下つた事、及び一四六五年、彼等は澳門に定住を許された事、並びに明太祖が其即位に際し、帝室圖書館に見出し

た亞刺比亞の科學書を翻譯せしむるために、回教徒官吏の助力を以て才幹超れたる學者二名を雇つたと言ふ事は記述し得やう。

ドクトル、ブシユキルは「東亞資料に得たる中世研究」と題する彼の

の價值多き著作に於て明史及び大明一統志に於て見出せる外國の記

述に就き、其第二卷に百五十頁以上を割愛して居る。第十五世紀乃至

第十六世紀を載ふ所の夫等の記述から、吾等は支那人の所謂朝貢使と

稱する亞刺比亞使節實は純粹の商業的の計畫遠征として來れる亞刺比

亞人の多數が支那に來たことを知るであらう。而かも吾等は一五三二

年、禮部に於ては、此等使節の餘りに屢々來り、且つ餘りに多くある

ことを抗議して居る事實に由つて見るも所謂朝貢使の實體を證明し得

るのである。更に又た禮部は此等外國人が貢物を齎らす口實の下に朝

廷の狀態を探知する爲に來たのは明かであると主張して居る。そして

結局制限して彼等が首府を訪ふに當り、たとへ彼等の貨物の取引を許

されたと否とに拘らず、それが彼等實際の要求なるや否やを注意す

るに至つた。大明一統志は一般的に亞刺比亞に就いては可成詳細に説

き、且つ特にメツカ及びメヂナに就いても説いて居る。カーベ神殿の廣さ

や模型やが名狀せられて居る。コーランの詳細と或回教の習慣も亦た

明白に記述されて居る。其等に據つて見るも亞刺比亞及び回教に關し

て其當時の支那は、可成に能く知つて居たと言ふ事を證明する。そし

て兩國の交通も可成頻繁であつたと言ふ事も多くの禮拜寺が大抵明朝

時代に建立されたと言ふに至つてコリ以上の證據であらう。

支那に於ける回教の傳來と弘布とに關する前述の斷片的證據は、實際凡てそれを今日に得るのは不可能である。何となればパーカー教授の指示するが如く、支那年報中、僅かに片鱗を見せたに過ぎない波斯及ペロニアの宗教輸入の記録さへ明瞭なるに拘らず、一般の支那歴史家は回教の支那傳來に付ては一語をも記録して居ないからである。支那全土を通じて回教の弘布に關しては、斯くの如く漠然たるものであるけれど、今日各省に禮拜寺と共に彼等回教徒の儼存するを見ては全然事實上に之を証明するのみである。回教の支那傳來に就きては吾等の望む如き詳細なる報道は、決定的な且つ専門的な文書が不足して居るので到底至難である。唯だ吾等は僅かに亞刺比亞人及び土耳其人の來往した推論から、彼等の宗教建設を一般の方法中に指示するのが可能なのみである。



Facsimile of the title page of "The true Annals of the Prophet"
劉智著至聖實錄之書面

中國回教「施舍制」的弊端和「改良法」的我見

花 汝 舟

商鞅說「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這段話爲什麼要寫？因我對他們……阿衡、親友……講到要打破這現行萬惡的「施舍制」時、常常聽到一段和杜擊說的「法古無道、循禮無邪」的口氣答案。所以我在未入正題以前、拿古語來。證明「改良」的必要、倘再不深曉、請看下列兩條弊端

、增加無益游民、古時生產力和消費力的強弱、是後面不如前面大、所以生活程度很低、倘人一有隨落同伴稍々補助、便可脫險、那聖人令人施舍真實是好、並且命人不必全依他人說、「希人餽贈是萬惡之母、所以我們可不必去怪他、但而今生產消廢、比例顛倒、生活良非易易、縱有補助、也難支持。更加人的慣性是「好逸惡勞」的再看施舍是真經命論？也就藉辭敲詐、看成一種安閒當然的樂業了。這樣強無益於宗教、反耗回教的資財、以致回民日窮了、現今教育又不發達、故所有他們的子孫又習以爲慣、前波未覆、後波躍至、日日蔓延、我想不數載全國回民概爲貧窮的了、這難到又是一「施舍制」的賜福嗎？

B、減失個性發展、一般貧民既賴人以生存、他們的個性、我想是全然打消了。一般富足的、便因爲他們能爲貧的救濟也就自矯、個性的擴張、不形縮少。以此國家的大事、絲毫沒有染指、你看工商、交通教育各機關、可有回教的足跡？這是不是「施舍制」的前因？

上面兩條弊端是大綱。倘考察細的、便可有汗牛充棟之虞、如擾害居民的安寧結群成黨的毆鬥而被他人恥辱苛刑、教譽實有日落千丈的勢兒、綜起來看、在中國千餘年的回教不能與新進的耶教頡頏、且漸進於滅亡的境界、能

不爲之太息嗎？

太息！太息！不過一種傍觀的虛嘆。對於實際是風馬牛不相及、所以在下願請諸君來研究「改良法」僕年幼識淺、言辭還欠修葺之處、現再深談「改良法」則恐更有不盡情之處、姑述梗概以恃諸君提唱的備考罷了。我箇人的私見是「開設工廠」、「收容游手好閑的回民去做工自食。林立小學校、強迫貧民子弟去讀書、而灌注他們的優美德育和宗教的思想、才好打破從前的弊害。

右面之段話、我想稍有智識的讀者、便早知道、就道事前的預備要稍有研究了、請看下面三條。

(甲) 經濟籌措。「錢能通神」原是一句俗話、但實是一句經驗話、換言之、便是無錢勿辦事的意思。所以要辦事的先要講「怎樣積資」

諸君！你們都是認主信聖的！你們都是慈愛的！你們都是舍財救難的！你們的心田都是很好的！但時將有用的金錢造成了一般游民了！快、快、快的覺悟罷。認清了目標去擲罷。這目標是什麼？是去「辦工廠」和「設學校」呀！

「積少成多」是天然的公理、你們不必患你們的錢是稀少。但積蓄你們一年願施的錢再把一鄉或一縣的、錢合攏來也就可觀。再患不足、便擴大地盤、延長時間來積一筆大資、還不能辦偌大工廠收容全國回教貧民嗎？和密布全國的小學校嗎？既如此則經濟措置有着、而各事都可設立、又何愁吾回教不爲世界大放光明！

(乙) 人才搜羅。有錢無人辦事、也是一個大問題。何況設工廠立學校、更非專門人材不可、所以在此略約述明。

(1) 通函各校教友。近來歐化東襲、回教求學的也不乏人、但須函致各校詢問、勸他們畢業後到回教機關服

(2) 徵求回教技師。回教的技師、久落地方、可以登報以種種優待勸他們轉來、方法可使他們合來、但要詳加鑑別他好多才是。

(3) 公地利用。初辦的時期、機械用具、均須新置、費資很大、所以節財用、做成學校、工廠的場所、這樣可省一筆大資做聘人購機之用了。望熱心創立的人注意到此。

諸君看倦了罷。這兒我也結束了。但願諸君、共來研究回力鼓吹致達到紙上的話、實為實現的工作、那麼便不幸負了這回光雜誌的熱忱了 (十三·十四)

由燕之趙將入魏作

東山 舊稿

挾策飄泊今幾年。一擲城南二頃田。憔悴青衫不如意。逆旅夢回殘燈前。聽雨每恨家人遠。臨風獨嘯山水妍。幽薊遙斷東瀛路。他鄉并州固無緣。壯心踏踏誰與事。江湖却為兒女憐。彈劍飢吟新詩賦。對案畫來舊山川。馬上天下誰能取。囊中黃金我已捐。匡時籌略無由施。猛虎白日負嵎眠。却欲熊羆逢巖穴。周遊北馬又南船。燕趙凋瘵悲歌士。魏齊荒蕪古俠賢。禹域茫茫去何止。搔頭傲睨仰蒼天。雲程搏雲見鴻鶴。津橋叫月聽杜鵑。慷慨大廈傾危苦。斫地浩歌寶劍篇。流離坎坷何足歎。志士其元溝整顛。平生未載陶侃甕。又向中原著征鞭。黃河蒼茫萬古意。遠來從落日荒煙。

啓事

各地同志、寄來關於回教問題之信者甚多、第爲篇幅所限、容待下期發表、請各諒之、

新疆歸客談

新疆省土地極腴農產、副農產、無物不有、尤以牲皮、毛革、糧食爲大宗、棉花、葡萄、瓜乾(以哈密瓜爲最著)枸杞、羚羊次之、礦產森林最富、遍地各種礦產俱有、阿爾泰一帶金礦、出自天然、甚爲奇特土人取金之法、盡掘土隨風轉揚、土盡則所沉者皆金沙、煉之即成金塊、採法之易、實所罕見、煤油礦不但中國視爲奇物、即歐美得一油礦、亦多矜炫、其實在新、如阿克蘇西湖等處、油礦甚多、并不足爲異也。土人採法、多掘油煉之以燃燈惟其質混濁、不能如西人用機器提煉之色明。新省產鹽、有地鹽、山鹽、湖鹽三種、其採鹽之易、尤爲人所未聞者、地鹽、即取土而煮成之鹽、山鹽則該省有鹽山、採之如採石塊、採出以水漂之、其體透明、碎之則爲鹽、置塊於几、不知者疑爲水晶也。湖鹽則新省有鹽湖、土人採法、每用麻袋置湖邊、連亘數十百個不等、取水灌於袋中、水從袋出、所存渣質、則皆白鹽、故每人一日可採百袋、皆用驢駝以歸、新省天然出產、諸如此類甚多。

The Future Of Islam

[We print below two letters which appeared in *The Times*, and which, we feel certain, will be of interest to our readers. - ED.—

Sir,—the recent letter of sir Valentine Chirol is an interesting comment on what, for all student of religion, is an extraordinarily interesting situation. But while one may hope that the break-up of political Islam may help to make possible its moral and spiritual reformation, apart from such reformation it is difficult to see how it can ever be a beneficent force. "One of the great religious forces of the world" it may, indeed, be called, but only in the anthropological sense of religion—a force which *Pott's stadure* at least as much of evil as of good. In Morocco and Mecca, in Egypt and India, as well as in Turkey, its moral fruitage, in the individual and in society, is the same. And even apart from the moral aspect its exclusive and pugnacious attitude toward the whole non—Moslem world marks it as belonging to anti-progress.

The most obvious moral of the Angora *volte face* surely is that Christian nations would do well to pay to their own supposed religion the debt—which this country, at any rate, is apt to

pay to any and every other instead. Had we dared to behave as Christians in the shameful days of September, 1922, and sought what seemed best for the human future rather than safest at the time for ourselves, we should at once have gained prestige in the East—our Ionley stand at Chanak proved that—and might have been able to save both Turkey and Greece from themselves. As it is, the overring of the Cross before the Crescent through fear of an Indian Moslem rising, led on to what Sir Valentine calls the final humiliation of Lausanne? Greece, betrayed and disillusioned, is losing what civilization a century of freedom had restored to her. The new Turkey parades and exults in its barbarism. The Near East is more than ever a menace to Europe. And the devotion of Indian moslems to the Ottoman Caliph has proved a myth. With a little genuine Christian conviction, how differently and how much more wisely we should have acted, then and often during the last five years!

Well, then, the moral is "Better late than never." Mr. Ramsay MacDonald has already shown signs of a will to Christianize foreign policy and every Christian in the country thanks

him for his speech at Brighton three weeks ago. But there are situations approaching which will test him. One is that produced by the Egyptian clamour for the Sudan. To anyone who knows the two countries, even as a visi or (I spent some time in both in 1917 and 1922) and has not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even when Egypt was nominally run on British lines, it seems inconceivable that, whatever had to be sacrificed in Egypt, we should consent to the same putting back of the clock in the Sudan where native as well as official opinion is unanimously against it. But yesterday's vociferation at Cairo shows that Egyptian Nationalism thinks we can still be grieved. Surely it is time to proclaim the fact that a Christian nation must, in all such cases, think of the broadest interests of humanity and, if necessary, even protect its wards against themselves? To "seek first the Kingdom of God and His righteousness"—a social order in which right would really rule—has always been the Christian, and used to be the British principle of government. If we would revert to it boldly, it would even "pay" politically, and, according to the promise, "all other things"

would be "added unto us."

I am, Sir;

your obedient servant,

The Deanery, Bristol.

E. A. Burroughs.

Sir,—Islam is the latest version of Semitic monotheism, and commands the glad assent of one tenth of the human race. Its creed, as Gibbon says, may be subscribed by any philosophical theist, and its precepts inculcate a simple and rational piety. In lands where thirst can be fierce, blistering, irresistible, Islam has maintained a society, numbered by scores of millions, who abstain from wine from the cradle to the grave. How many of our clerical brethren find it too hard to renounce tobacco while composing their Lenten addresses? It is not for them to make light of hunger—stricken Ramazan. To take the life of any animal for the sake of amusement is abhorrent to Islam; some of our own customs are less considerate in this particular. Those who form their opinions from alleged atrocities may easily be misled: seven years, residence among Moslems and other Orientals convinces the present writer that our Moslem fellow—subjects are a moral asset to humanity and an honour to our Commonwealth.

Dean Burroughs regrets British policy with regard to Turkey during the last five years: "Had we dared to behave as Christians in the shameful

days of September, 1922, and sought what seemed best for the human future rather than safest at the time for ourselves, we should at once have gained prestige in the East....."

Of all aggressive expeditions the Greek invasion of Asia is least capable of defence. In the end of 1919, when I returned from four years, service with the army in the Mediterranean there were "Christian" proposals to banish the Turk from Constantinople and to establish the Greeks in Asia. The injustice, the folly, and the danger of such ideas constrained me to write as follows (Scotsman, February 25, 1920):—

"To ask the Turks to trust themselves to the governance of Greek in Asia is unfair and unwise.....For the Greeks themselves the task of government in Assia would be dangerous and unprofitable. Greece doubled, her territory in 1912-13. The Struma and Vardar valleys, profertly cultivated, will feed ten millions, but if left empty and desolate will certainly tempt the Bulgarians. Greece has the islands, and has always reared good sailors and traders. Why should she not be content with the trade of Smyrna, which has rewarded her well since the days of Xerxes?"

Supported by some British politicians and obscure financial powers, the Greeks made war and overran Asia Minor. The Turks, after replacing

the arms they had handed over to the Allies, were victorious over the Greeks. The principal towns in the interior of Asia Minor—Afion—Kara—Hissar, Oushak, Alascheir, Casaba, Sahli, Magnesia, Aidin, Nazi—and all the surrounding village were razed to the ground by the retreating Greek forces. That is why innocent Greeks feared reprisals and became refugees. It was then that a hysterical summons to the British Dominions invited them to a repetition of Gallipoli for the freedom of the Straits—a principle already recognized in the National Pact of Mustafa Kemal. It was a kind Providence that prevented our country from gaining "the prestige in the East" desired by Dean Burroughs:—

"*Thundrum, Sacerdos, jubes renovare dolorem.*"

The final penalty of exclusion from Asia Minor has been the fate of the Greeks. It is a sad result for Turks as well as for Greeks; but the Moslems from Macedonia are reported by the Smyrna-Aidin Railway Company to be "a very industrious hard-working people who are taking up the land." The Asiatic Greeks have splendid lands in Macedonia, and the future should be easier for all parties. "To Christianize foreign policy" may be a worthy aim; but the instance of September, 1922, is a damaging illustration,

I am, Sir your, obedient servant D. M. Kay,

St. Andrews five
March, 29th

Professor of Semitic Languages

嚶求草

童

琮 遺稿

數典忘祖識者所譏反本窮源儒脩惟重、顧德行與文章並美、而體察視考覈綦難、幾輩入聖賢之域、徒託空談無人登著作之庭、將埋絕業、僕樛材自棄、敢盜脩史之名、焦爨堪憐尙有斲琴之用、梓桑敬止思垂語錄於殊方、將伯狂呼冀廣搜羅於六合、惟含意之難伸、遂連篇而莫輟、伏乞

有道君子亮鑒而拳注焉。 詞曰

水有源山有脈人盡知之矣。而獨至水之經折而曲而再曲、累至百千萬曲而猶若曲無已時者、人則易識其近流而莫測其遠源也。山之自伏而起而再起、馴至起欲爭伏勝伏而後已者、而人亦祇譚其近脈而莫窮其所自也。予家入關後居長安有年矣。嗣以遠祖宰江南、始遷籍鎮江之丹徒、於今又五百餘歲矣。山水稍遠之脈與源、尙且懵然、况極之數萬里之外乎。然及今猶不一探其源、一追其脈、恐此後愈難探且追矣。畏難苟安、吾甚愧焉。竊嘗自維吾輩何幸而知讀書、知讀書而僅爲一己之科名、幸而得志、以空空者揄揚聖教甚無謂也。爾清直之義蘊、破拘墟之臆見、已有劉子介廉性理典禮、金子北高釋疑等集、而獨恨祖國及所屬部落之山川城郭、與東來人物殷美處、闕然弗詳、縱或輿地散見他書、而言之亦弗能盡、所以考古家尙有疑邊人僅有部落無本國者、况其他乎。且夫人文亦足壯國觀者、附居內地之人物、亦未嘗不紛見於各府州縣之志乘、載入皇朝之史館、然却尙有直表爲天方人者、推其故、秉筆者固非其類、孰從而贅之。而且士子應試之初、吏弁入官之始、向無自報回籍之說、傳之者仍其最後之籍亦理之必然也。而吾人缺陷卽因之生矣。明代吾人姓氏、猶間有翻譯數字用之者、今則概用中文、只以一字冠其名、久則不可按而考其初籍也。上而溯之、而元而宋而唐而隋、習中學者當不乏人、何皆未之聞也。蓋皆民其籍而不回其籍矣。明時之猶有傳者、以其兼通回歷而傳之也。非此者皆無所附矣。徒有原來姓氏、仍不足據也。或始猶私識其爲回人、繼則罔察其爲回人也。同省或猶咸知其爲回人異地則誰論其爲回人也。而欲其傳之久遠、不至爲他族所有也。則斷斷乎不能矣。吾不爲若輩惜吾獨爲祖國惜焉。志乘傳、史館傳、若輩可惜而不可惜也。志乘傳史館傳而其最初之籍未傳、吾深惜祖國之仍未有人也。其他或

通西文而行更有餘、或精別技而性耽於逸、布衣終老、更易銷沈、西域人材、湮沒者可屈指數歟。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遺憾將更多矣。然則專書之輯、非不可少之舉乎。僕擬分別數門曰都邑、城郭附曰山川、古蹟附曰風俗律曆、曰文字、曰經籍、曰部落、終以人物志。始國中、繼及東土支派、分聖紀、古賢、儒林、科目、功臣、節烈、循吏、宦蹟、書畫、技藝、閨秀、十一門、而卷首系以各論、如主字解、回回說、國事等篇、均必詳核而雅言之。惟苦資秉昏憤復無多書籍可考而見聞亦極舛陋、倘得博雅同任蒐討、裒集成帙、以廣聖教之流傳、以廓淺人之耳目、以補志書史乘所未備、不特同人天涯有咫尺之觀、千載獲一堂之樂亦將潤色鴻業、仰答今上稽古右文之意而王化之覃敷、皇風遠被、不將於祖國稱盛乎哉。而君子務本之學、仁者親親之道、又於是書括之矣。嚶其鳴矣、求其友聲、職是之故也。黃河之水多從天上奔來、靈鷲之峯也向雲林飛集、仰望諸老前輩示我程途、使略識山巖水涯之意。其勿以河海而不納細流、處泰山而卽棄土壤致固有之原終莫得而溯也。集成擬題其名曰溯原錄 臨穎不膝翹企私禱之至、謹肅賤以聞

古條支國人寄籍南徐十有四世 雪村 童 琮 敬呈草

倘有書籍可資考證、乞明示書目、以便借觀購閱、或全部中僅有一二可采亦請條示。如徐松龕瀛寰志略、七椿園西域聞見錄、松枚崧新疆賦、魏默深聖武記西域同文志、回疆德法記、隋書明史諸書、均可節取。至同道中老前輩所著之集、如金子釋疑、劉子實錄、馬子詩經疏馬子指南等編、頗可籍以發端、惟各家各紀事叙事多自尊大其詞、不知其所以尊之大之者、實不啻卑聖小聖也。凡爲聖人者、詎必待人尊之大之而後始見其尊且大乎。吾恐各書中不合聖心者多矣。以此上而推之則爲萬事萬物之主宰者、又必待人尊大之而始見爲不可磨滅耶。吾恐非敬畏之轉慢褻之矣。諸子仍坐識見不超耳。著述果若是其難哉。惟釋疑蹈此弊者、尙少。劉子實錄、勤於搜訪、懶於考訂、絕似稗官雜說、萬不足供衆覽、且言符瑞處尤多誕妄。鄙意於方域專主考核精詳、於人物必期搜羅宏富、一切讚頌有所不取略、以存一邦之文獻云爾。諸君倘有先人累世遺蹟、同鄉耆舊隱逸、達官遺行、凡得之目見耳聞者、吉光片羽、均乞賜教、是集倘獲告成、當冠諸君於篇首、能襄理其事、則更幸甚、實一時之美舉、亦千秋之盛業、有道當不河漢予言雪村又跋

回教與回紇辨

老

圃

五二

商有獯鬻。周有儼狁漢有匈奴。獯儼匈奴皆音近。實同族也中華以秦漢爲盛。然傾全國之力與匈奴敵。僅與抗衡。可知匈奴爲強族。其後匈奴衰弱。南遷者雜居中華。中華人習知之。西遷者漸達裏海。蔓延於服拉加。Volga流域。歷二百年之久。在東晉之季。爲歐洲大患。甚於漢時之冒頓。此中華史家所未知也。當時匈奴之首領。名曰阿鐵拉。Atilla居於匈牙利之木官。率控弦之士。橫行歐洲。指西海以爲期。嘗自言馬足所至。草不復生。其意氣可知。阿鐵拉每自稱曰天鞭。Scourge of God 猶漢書言天驕矣。嘗見歐洲人所畫阿鐵拉像。其貌猶惡。而手執短鞭儼如中華人所畫鍾馗像。此畫蓋有所本。不同想像觀此畫者。可想見當時歐人之恐慌。特阿鐵拉之禍歐洲。歷史家譬之暴風。轉瞬卽息。當其渡多惱河。殘毀七十名城。羅馬人納貢割地。皇皇如不及。又率六十萬衆。渡來因河。圍奧連士。固以爲歐洲不足平也。然一朝身死於多惱河之側。歐人從此高枕。不復畏匈奴矣。歐人稱匈奴曰Hun。或曰 Hunni。或曰 Hunni。或曰 Hunnen。今之匈牙利人。李爾加利人。芬蘭人。皆其遺裔。雖時異世遷。其種不無稍混。然猶自成一種。不特與亞利安人大異。卽與土耳其人亦不同。土耳其者。唐之突厥。匈牙利者。漢之匈奴。而唐之回紇也。

世人或以匈奴種爲蒙古種。此非也。元之成吉思汗。乃蒙古種。當時蒙古種之外。自有畏吾兒種。畏吾兒卽回紇。亦稱回鶻 Uighur 實漢之匈奴也。晉時匈奴南徙。其留於北者。在魏稱高車。或稱敕勒。在隋稱韋紇。唐時回紇強盛。助平安史之亂。屢尙公主。中華人習知之。顧亭林以回回爲回紇。此實大誤。回回爲教名。回紇乃種名。唐時回紇。本非回教。其人或染華風。或奉奈司託利安基督教。憲宗時回紇請於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許之。摩

尼者。基督教之別派。主張二元論。波斯人摩尼所創也。回紇人因奉基督教。乃用叙利亞字母。并以此字母傳之蒙古人。故畏吾兒文爲蒙文之祖。但其後回紇人又奉回教。而用亞刺伯字母。顧亭林誤以回回爲回紇。實即由此。今世回紇人種在歐洲嶄然見頭角者。一曰匈牙利人。二曰李爾加利人。三曰芬蘭人。匈牙利人自稱曰麥耶爾 Magyar 初居多惱河口。其人勇悍善戰。於西曆八百九十五年。征服匈牙利。即匈奴阿鐵拉所占舊地。當時俄國記載。稱其人曰回紇人。Dobro 而回人記載。則稱曰拔希可爾人。Dobro 蓋回紇人之異名。今回紇人據匈牙利。已歷千年。其人皆奉基督教。然其文字。猶與歐人大殊。歐人文法。皆有陰聲陽聲。而匈牙利文無陰陽之別。歐人書姓名。皆先名而後姓。而匈牙利人。則先姓而後名。是回紇文法與漢文同也。李爾加利人。本居於服拉加。Volga 河。與烏拉山之間。實匈奴舊宅。其人曰李爾加。Lerch 即服拉加河名之音變。西歷七世紀侵入多惱河下流。卒建立李爾加利國。其人多奉基督教。亦有奉回教者。其文字用斯拉夫。已漸失其回紇人之本來矣。芬蘭人居於俄之北部。散居於瑞典腦威。歐人呼曰芬人。Finn 或呼曰芬蘭回紇人。Finn-Dobro 此類人種雖與匈牙利相隔。然觀其形貌。考其文字皆與匈牙利相似。亦回紇種也。

匈奴回紇人。屢與漢種相混。徵之歷史。有確證三。漢桓帝時。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其後有劉石之難一也。唐會昌中。回紇衰弱。降幽州者前後二萬餘人。皆散隸諸道二也。元時畏吾兒色目人雜居內地。元亡後明朝定制。色目人不許自相婚嫁。三也。經此三時期。匈奴種與漢種相亂。實較他種爲甚。前清左宗棠平定陝甘回亂。其回名曰東干。Jungani 俄人謂之同良。Dungen 東干者。突厥語指歸教人也。當時歐洲學者。考究其種族。實卽唐時之回紇。散處長城附近者。據言此類回紇人。多與中華婦人雜婚。相習成風。其後回紇人變爲回回教。而此風不變。子女則均奉回教。東干人驅幹極強。亦有智慧。歐人稱其善於經商。華人用爲巡士。取其威儀。此其所言。可與博羅之書互參。元時博羅游歷中華。至歸化城。見有特種人。名曰亞爾貢。Arghons 乃漢回雜種。據言狀貌勝於漢人。智能出衆。占有

勢力。而多富商。蓋即東干也。西人著書記華事。往往爲華人所不知。據拉希度丁 Rashiduddin 所記。謂北京城西北。有一村落。其居民皆撒馬兒罕。Samarkand 之土人。其所設庭園。猶撒馬兒罕之舊式。一望而異於中華。其後有愛利亞司。Ney Elias 言在歸化城。忽見西域風景。其居民小園。設置花壺之法。迥與華風不同。殊令人追憶拉希度丁之言。以上二記。前後相似。所謂撒馬兒罕人。苟非回紀。必指回回。所謂歸化城之居民。殆即博羅所謂亞爾貢矣。

今世歐洲及中華之回紇。皆非純種。若考其原種。則在西比利亞。西比利亞有回紇種三。一曰三莫奚特。Samoyede 二曰哇司替約。Ostiak 三曰伏古兒。Vogul 三莫奚特者。居於西比利亞之西北。世稱烏拉爾阿爾泰種。亦稱芬蘭回紇種。回紇。Ural 本烏拉爾山左右一帶之地名。其所居之人曰回紇人 Ural 今其人遊行無定所。自阿爾泰山沿奧比 Obi 及延尼綏。Yenisei 灌域又自加坦茄河。Khatanga 至白海 White Sea 皆其人之蹤跡。此種蓋向由阿爾泰北徙。今亦如是三莫奚特之生活。猶在石器時代。考其文字。則頗似芬蘭也。哇司替約者。居於奧比灌域。以捕魚爲業。常驅鹿車生活於冰天雪窖之中。至今猶用弓矢。食鳥獸之肉。其人形貌。與匈牙利人同。一樂器。其形似弓而五絃。長如人身。略似彈棉之長弓。土語名曰覃勃拉。Dombra 而匈牙利人。亦有此樂器名曰。Jambora 此實兩種相同之確證。蓋皆匈奴先祝之所遺也。伏古兒者。居於烏拉山一帶。以狩獵爲生。文身剃鬚髮。終古淡食。不知鹽味。身披大裘其形蒙茸。左右垂獸耳。自遠望之。儼然獸也。然其面貌。酷似匈牙利之麥耶爾。殆麥耶爾之本宗矣。

方竹如阿衡演說詞

竹如讀經念年慕道心切頃年阻於環境習靜未遑爰得遍遊大地飽領風光而足跡所至之地必將吾回教之蕭條不振之原因精心細求然而目擊心傷殊不忍言有固執宗教舊習者以爲若祖若宗概如是遵行吾亦當如是耳有行意氣之私而昧至正之理者以爲吾行雖不合理若捨我從彼殊覺可恥其於真理之當否何嘗聞問而流血興訴遺笑外人分門別戶不相往來抑有立意過高而悖圓融之說者以爲世之信道者不拘於舊習卽迷於意氣不苟於雷同卽昧於真理是皆大道之障掃除衆論獨行吾是於是人以不經見者謂其爲新其有異於新者謂之爲舊而舊之中更有舊焉於是同一夷媽日（和乃非）之回教而無端紛歧辨論雜出莫知所宗其讀經而無深造者固立於懷疑之地未讀經而不親近教道者可因此而失信仰而生懈心而起慢心宗教前途尙何言哉！

竹如謬不自揆竊深憂之擬以至誠恨之意無人我之見化各派而爲一派合異說而爲一說庶幾人心一則眞道顯精益求精由當然而求其所以然人天理合大道一貫共脫迷途而入覺經豈不懿歟雖然破各派而自成一派是于各派之中自生一派紛擾更甚破他派而獨尊一派卽其派果有合天理人事之正尙恐難消意氣之爭况各派互有短長乎愚意欲權各派中之輕者重者是者非者捨輕從重存是去非其有無關重要且以其地土人情不易改革者吾姑聽之緩緩圖之吾不得水火相視當存穆民皆是弟兄之心時相勸道至誠所動金石能開至若見理太明所行雖是尙嫌過高者須審察輿情體諒能力此非屈道以殉人乃諒人以行道夫道也者無往不適有經有權有高有下惟存乎其人與其時故孔子有由精一而允執其中與無過不及之說非然者執伯夷之理可爲聖之清而其流必歸於狹溢執柳下惠之理可爲聖之和而其流必歸於不恭執伊尹之理可爲聖之任而其流必入於自任天下之重而無已時執楊朱之理人人不損不益而天下治若非其時其流必歸於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執墨翟之理突不得黔席不暇暖知進無退知存無亡仁術有時而窮其流必歸於摩頂放跋利天下亦爲之執子

莫之理執中近道而執中無權其流必歸於執一執狂者之理志大言大其流必歸於行言不掩歸於肆湯執捐者之理不屑不潔其流必歸於涇涇自守拘泥不化執鄉原之理衆皆喜悅家邦必聞其流必歸於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居似忠信行似廉潔實則是中之大非者也苟明乎此則虛懷坦白成見自消客氣化而天理存紛爭息而道統一吾可寶之清真古教幾何不如日月行天江河行地隨所在而流暢也哉

方阿衡所造甚深平素以回教昏暗爲慮此篇演說係其就某處教授職開學時演講也其平和中正溢於言表可敬可欽現在漢陽清真別墅開學特爲介紹 沛霖

回 回

(正教真詮)

大哉回回、乃清真之鏡子、天地即彼之模範也、萬物之擁護、真爲全鏡之形、教道之礎磨、皆緣回鏡之光、夫「回光」有二、曰身回、曰心回、身之回亦有二、曰還復也、歸去也、還復者、因此身之本、以四大而成形、配合陰陽、轉奇於父精母血、性命生金、相牽黑鉛、身體、高低渾合、本因消妄純真、好吃好眠、盡屬牛馬之行、倚強凌弱、總是虎狼之用還清四性本來清靜重光掃盡塵緣依舊復回原有出此藩籬始成人道、茲若壁舍於石、金籠於沙、石淨乃成連壁、沙淨始現精金、不悟此機、不特不明取舍、且其損益亦背矣、歸去之回者、乃先天何所、後天何處、來是何來、去是何去、須知來時種子、種入此身之地、歸時發露、善惡名自收成、此種必以正道澆培、莫用已私灌養、以正道澆培者、結清真之果、用已私灌養者、開謬妄之花、似此歸回、不可不慎也、心之回、亦有二也、人生在世、皆樂富貴而惡貧賤、遂染於二事、妄生貪嗔、墮於苦海、頓忘已之原始、忽然覺悟、利名若夢、身非已有、何況外物乎、復思本來、急尋歸路、豁情慾而爲天理、化萬象而返虛無、茲正心之回也、當此之際、具如已見、太極已圓、衆妙之門已開、有無之道至矣、所謂無上正真不能更進、若欲更進一步、須得扯破真如幔子、鑽碎太極子、折毀衆妙門子、始超三教之道也、道外有家人不識、空尋道內作窠巢、查能覆得其巢、卽到此家、其無心之回也、無心之回、顯命源而得無極、體無極而認真主者、其回之至矣哉、今之人、多冒名而不務實、及問其理、略無所知、豈不愧於回回之義乎、昔至聖復命之時、命諸賢曰、爾等將我之稱、可造與武長師、皆曰、武長師其誰乎、曰、訪之自得也、然後遵命訪求、得之於山野之中、遂相繼而言曰、君何不詣、聖乎、曰予之與、聖未嘗相間一息胡爲乎不詣也、若君等之與、聖人莫非見其鬚眉豈彼真而目哉

怎樣創造少年回教？

花

偉

國家由多數團體集合而成、故國家爲最高團體之一種。宗教是信仰上之團體、悉由各國人民自己選擇、而成超乎國家之上大團體、而民族之信仰、道德、思想、皆藉宗教本能而爲集合地位也。然宗教發達與否、均屬「自決力」之強弱如何爲發達之論點、故民族自治、獨立之聲浪、高唱於二十世紀之新世界。吾觀近代貴族制業已推倒、民族制代興。其一般民族制之國家則又限制一般民族待遇之不平等。吾回教滿佈全世界、其有不能與一般民族受同等待遇者無他。蓋回教徒抱持狹義的、守舊的觀念、以造成「老大回教」故回教自回教、回教徒自回教徒。以宗教與民族分爲兩樁事。總之回教是回教徒自己之回教。宗教與民族是一樁事、不可分離之勢也。今後「回教徒」當以廣義的民族觀念、來造「少年回教」怎樣創造。非集合全世界「回教徒」組合共同目的團體。本「義謨納」(譯音即明明德之意義)的精神。爲世界的活動、以創造「少年回教」然於集合團體之機能、可以交換智識、發揮教育「改善生活」互助救濟、吸收滋養料、以培植「拒抗力」俟至沸點澎漲其「和平空氣」則惡勢力強暴力自己消滅於無形不貸奮鬪、于退城下、而功告成。即以中國回教徒論、南京同人聯合之運動、北京同人參政之運動、以皆吾回教民族運動之動機、亦吾回教之新光景也。吾大深願「全世界回教徒」當去「守株待兔」之迷夢快之快用充分少年之精力、在世界上創造「少年回教」

土耳其之廢教

心 史

五八

土耳其自變更國體、以至發揚國威、鞏固國權、經過之神速、不可思議、今又以放逐其教主聞矣、夫此回回教主、豈尋常一主教而已。蓋即土耳其之舊帝系也、當我民國八年三月九日、土耳其君士坦丁、始有耶穌教徒、脫離土耳其政府之事、乃釀成國民之自爲政府、組織於小亞細亞之土壤、用國民爲結合、一破宗教之範圍、遂不以耶穌教之首領爲首領、國民自相推率、對宗教表示信仰之自由、而微示回教爲其向來國教之意、蓋以此奪耶教之干預政治、使之退處於宗教團體、以完成土耳其人統治土耳其國之大義者也。至是年七月十一日君士坦丁之首相、宣佈令土皇遜位、全國始合爲一國民政府、廢舊都君士但丁、而以國民政府所在之安勾拉地方爲臨時首都、明年當我民國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始召集國民議會、旋即通過國家根本組織法、其中規定每年以十一月一日開國民議會常會、卽於是年開常會之第一日、以夜繼晝、議決處置土皇保留教主之案、文止兩條、其第一條、自本年三月十六日起、國家政府、永遠歸國民議會、其他任何政府、概不承認、人民亦不承認住在君士但丁、有何簡人之職權。其第二條、回回教主之權、仍歸皇室保有、但由國民議會、依道德品行才能之標準、選擇一人、作爲國王、土耳其國政

府、爲回回教主之主要保護者。從此兩條文釋之、國民政府、於我民國九年三月十六日、始自任爲統一之政府、距土皇遜位時已逾九個月、蓋所謂任何政府、概不承認、乃非對帝政府言、正對耶穌教徒之自命政府言也。所謂人民亦不承認住在君士但丁、有何個人之職權、則以明消滅耶穌之政府、並非承認帝政府之復興也、所謂皇室有教主之權、其時猶以回教繫土人之心、而耶穌教則已退爲純粹宗教、不待言也。國王由國民議會更選、則主教非卽故君、特選之於皇族而已、所謂土耳其國政府、自是國民政府、卽爲教主之保護者、則教主在國內之位置、固已明矣。

迄今甫越三年耳、今年三月二日、國民議會提案、當日卽議決、議案雖有三宗、其二乃係附屬、所謂廢宗教基金部、廢宗教學校皆第一案廢教主之當然結果、其廢教主之條理、於十日內永遠驅逐教主、眷屬至土國境外、又剝奪彼等土耳其公民資格、此何者耶。若亦爲純粹之宗教、決無此種待遇、越境乃免、其不利於彼之在國可知、剝奪其教主本身以至眷屬、所有公民資格、其不利於彼等之復人民資格人國可知、給之以三十萬里拉以內之款、而沒收彼等之宮室、然許被逐者於一年內、委託代表清理彼等之私產、則所沒收爲有帝制之形式、而非利得其以外之資

財也。尋釋提案之意、所謂廢教、豈廢教哉、至議之討論、以政教分立
 統一教育制、澄清司法制爲言、教育之不統一、尙曰宗教學校之旨趣不同
 也。司法之不澄清、則豈非皇室之未可以常法治耶。時有少數之反對者
 所提抗議、亦祇以教主權授予總統或國會爲言、是有不忍於廢教之心、亦
 已公認皇室之不復可以容假、多數否決、是爲廢教之正文。然後再及教
 主、雖有免放其婦女之建議、亦不通過、四日之晨、卽由君士但丁軍管
 長官執行、命教主升座、向請廢位之文、卽命降座乘車而去、當日即携
 其婦至瑞士、吾國南星以下、放廢之故事、宛然在目、此豈非土皇室之
 不謹、有以致之耶。今國外回教徒、頗有崇信教主而思推戴之者、然則
 土爲保屬宗教心理計、將來是否尙需有教主、事未可知、而其剷除帝制
 之根株、則以此爲政變後第二革除矣。

廣州回族請願書

爲請願保存墓地維持宗教嚴究奸商以安生死事緣廣州財局佈告稱現據
 大振公司梁六呈請承領市外流花橋土名桂花崗此至路田邊西北至三元里
 西至青綠公司約地五百餘畝十分之八爲回教公共墓地舉族惶駭羣情悲憤
 公司集合誓死力爭願我 大元帥 省長 廳長 總司令 察

之夫中國之有回教自廣東始回教之有墓地亦自廣東始湖唐貞觀五年阿拉
 伯國王穆罕默德命其臣鬱萬素率徒三千傳教中國唐帝勅建禮拜寺於廣州
 卽今之光塔寺也穆罕默德者回回之宗教主而鬱萬素則回教傳入中國之初
 祖也鬱萬素唐帝賜葬於桂花崗教徒等復增購土地以廣之又附葬回教先哲



The Kalima in Arabic and Chinese
 (歐里克)鬱萬素之文爾斯漢

四十人於廿榜由是中外回徒旅粵而卒者咸葬於此自唐至今歷千有餘歲樹
 墓十數萬塚矣夫回教初祖之葬於桂花崗也舉凡中國回教徒抱本嚮源莫不
 歲時來朝與耶穌墳葬之在猶太穹窿靜地舉凡耶穌教徒咸往朝之其義一也
 史載自猶太陷於突厥侵耶穌墓地於是歐州屢起十字軍血戰二百年今我廣
 東之回教其數雖微然合而計之亦數十萬戶且廣東爲回教發源地通國回教
 之祖若宗其墳墓之在桂花崗者不一而足今我財局因奸商濫混一旦售之毀
 之影響所及是不特粵回教十萬戶人民痛心疾首卽全國回教亦將大動公憤
 何也回教以奉天祀祖爲獨一無二之宗旨奉天以禮拜堂爲集合之所祀祖以
 保存祖墓四時瞻拜爲不可缺之要素今祖墓一旦被其蹂躪則宗教之要素失

矣我回教其甘心否耶不特此也回教之人即死即葬不用棺木既葬而後永久不遷自古相沿列國皆同今一旦奪其墓地萬無遷葬之理且廣州回民數千家日日有死亡者墓地被奪埋葬無方矣又不特此也民國成立吾教壯士為民請命為國謀法為政府籌餉為 大元帥 先後捐軀而葬於此者亦以千數政府哀死勞生而應封表之不暇何忍貪區區地價毀其尸骸而葬焉嗚呼千餘年之古教數十萬之墳塋一日蹂躪毀滅而不恤稍有仁心富忍出此今廣州之回教雖西而環球之公理輿論萬不可逞願我當局者三思之吾教回民之生命頭顱將與此墓地相終始矣伏願我 大元帥 省長 廳長 總司令飭下財政局撤銷投變之案將大振公司案六拘案嚴究治以瞞案投承 誠視宗教危害閭閻之罪則中外回族均感大德於無既矣無任屏營之至特此 請願伏乞 海陸軍大元帥孫 廣東省長 市政廳長 衛戍總司令官准施行

具請願廣東全省回民代表

啓事

大廈將傾、非衆撐莫舉、吾回教在今日亦如大廈之不振、宜如何羣策羣力以光大之、斷非敵社同人所堪勝任、甚盼各方同志、不吝賜教、廣為投稿、無任禱切、

奉批

市政廳 第一百九九號

番禺回教教長楊瑞生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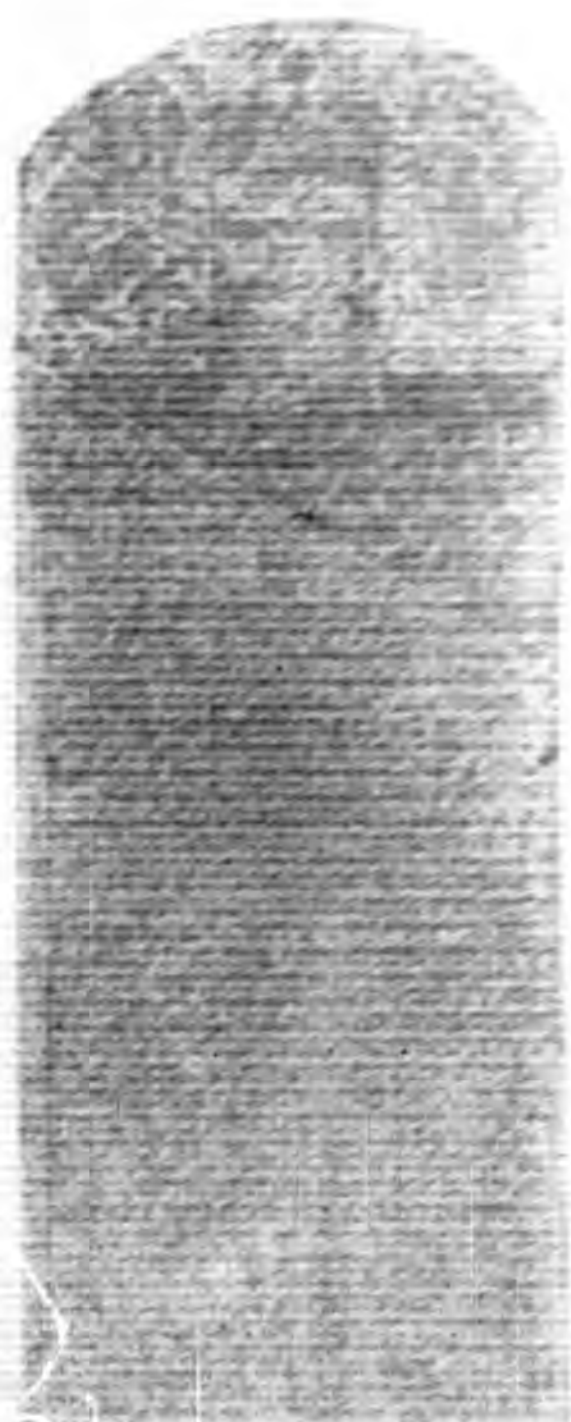
請願保存墓地維持宗教

呈悉該桂花園地既屬回教人民喪葬應准保留為回教公有墳場不得投變 銀行財局將大振公司承領案撤銷並派員勘定界址詳細繪圖由教長等 依界勒石以資誌別可也

此批

市長孫

拾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An Arabic Monument
in Lianfu
Dated 1545 A.D.
西安府之阿刺比亞文碑

回教公團對變售公塋之呼籲

一再致電廣州

上海回教八公團、昨開聯席會議、以廣州財政局有投變流化橋該教先哲 宛葛師古墓、及桂花園等處回民公塋、議請大本營暨粵省當局取銷此案 已誌前報、昨日又復聯電去粵、原文錄下、廣州孫大元帥粵省長鈞鑒、迭

接廣東急電報告、以流化橋外回教先賢宛葛師古墓、及桂花崗等處回民公塋、已由梁六其人者承購等情、旅滬各省教民、咸認此舉爲欺凌回教、毀滅古蹟、侵奪私產、殘害枯骨、奔走駭汗、衆情激昂、不可終日、敝團覽此情勢、不得不召集聯席會議、決定電請粵當局取銷原案、以定人心各情、已於養日電陳鈞座在案、竊思宛葛師在唐貞觀時、由阿喇伯奉使來華、爲回教師航海入華之第一人、其生平嘉言懿行、極爲後人所景仰、故世界之赴粵者、罔不敬謁其墓、其爲回教徒所重視也可知、且回教定制土葬、並無棺槨、即或用槨、亦係無底、一經遷移、則萬家墳墓、骸骨暴露、誰無祖墓、能不傷心、按宛葛師古墓及桂花崗公塋、皆回民所公有者、既非地方公產、亦非無主之物、財局何得擅行處置、即謂財政支絀、出乎異想、而理財之道正夥、奈何不務大者遠者、而爲此滅絕人道、殘害遺骸之事、致散失望治之人心、墮落護法之英譽、且擅售墳地、所得無多、而激成世界回教徒之公憤、則所失甚大、想賢明如大元帥貴省長、必能權其輕重、而俯准所請也、旅滬回民、自接電訊後、異常激刺、決計保存、誓達目的、敝公團等有維護宗教之責、存甯人息事之心、除一面勸導靜候解決、並呈請大元帥省長外、爲再電懇大元帥省長、大發仁慈、主張公道、迅飭財局取銷原案、以維宗教、而重人道、並乞賜予電復、藉安人心、不勝惶悚翹盼之至、中國回教俱進會滬支部、江蘇回教聯合會滬支部、上海清真董事會、上海清真西寺、回文師範學校、中華回教救濟婦孺會、清真理事會同叩敬、(六月二十五日)

回教各團之呼籲

請恢復河南固始清真寺

客歲歲底、回教各團體開緊急會議、以河南固始縣古有清真西寺、因戰時礙於射擊、被官兵臨時拆毀、迨戰事告終、不予修還、迭經該教代表馬澎、丁思本等呈經張省長批令呂前知事修還、迄未恢復、該教徒奔走呼號通告各省及滬上各回民間之、甚爲不平、故開會公電洛吳、請維護該教、原電錄下、

洛陽吳巡帥鈞鑒、固始關外清真寺、被兵拆毀一案、迭經回民代表馬澎、丁思本等呈蒙張省長批令呂前知事修還、及現任某知事迅速呈復各在案、乃該知事近惑於劣董誣言、竟推翻前批、以寺址爲官地、毫無歷史沿革可言等詞、准省長、指令轉飭代表擇地另建、視政令爲兒戲、以契約爲贅疣、覆雨翻風、顛白倒黑、不圖於信義禮教冠冕華夏之中州見之、又不圖於共和政體五族一家之民國見之、況該縣關外清真西寺、巍巍千古、雖爲固始回民之公產、亦即各省回民之公產也、自此事發生後、各省回民均認爲毀滅宗教、憤激異常、倘因此激動全國公憤、釀成鯨鱗、噫、回從漢此多事矣、敝會等有維護宗教之責、存甯人息事之心、除一面力勸固始回民代表投轄依法呈訴、及通告各省教民人等靜候解決外、爲此公電籲請鈞帥、速予收拾人心、主持公道、迅飭省長維持原批、飭令固始知事立予修還恢復原狀、以安人心而平衆憤、不勝惶悚感戴之至、回教俱進會滬支部、江蘇回教聯合會滬支部、中華民國救濟土希戰後婦孺會、上海清真西寺、回支師範學校、上海清真董事會、公叩、支、(二月十日)

波斯與共和政體 (四月)

一日德黑蘭電 波斯首相出示稱、共和政體與回教相牴觸、不許國民談及改建共和問題、否則嚴懲、

三十日羅馬電 教廷得悉西伯拉克教士已由蘇俄政府開釋、現來羅馬、

不合作黨之態度 (五月)

二十三日孟買電 甘地氏聶魯氏達斯氏會商公決關於不合作之將來態度後、各發宣言、據此可證明印度國民黨意見未能一致、甘地氏之宣言仍謂黨員加入立法議會、殊背不合作主義、惟謂渠不欲妨害不合作黨之進行、渠如入立法議會、則將鞏固建設的程序云云、聶魯氏與達斯氏之宣言均擁護妨礙政策、惟贊成甘地氏所提出關於切實經濟政策之建設的程序及阻止印度公共財源外溢二建議、又謂彼等擬受選為議員、而儘力服務於各委員會、惟一旦覺非以反抗不能抵禦官僚派、則即將退出立法議會、而號召國人從事抗命云、

回印聯合會之主張

二十六日倫敦電 回教聯合會通過決議案、主張各地方仍舉代表修正印度行政法、以期早達不合作目的、並舉派委員會與其他各團體商訂憲法、又籲請印度教及回教徒消除畛域、勿施互仇行動、聯合會今已閉會

回印兩教徒鬪毆 (七月)

十一日德里電 印度教徒與回教徒今日互起衝突、遍及全城、聞死七人、警察乘武裝車巡邏各街、

十一日開羅電 埃及首相柴魯爾今日在車站正擬起程赴亞歷山大里亞時、被一人開槍轟擊、胸際略受傷、行刺者已就擒、

十三日德里電 印回兩教徒昨日鬪毆、因印度教徒不許回教徒在某井取水之故、打死二人、傷八十人、現事態安靖、當軸已設法防止衝突復作、

二十日德里電 此間社會間之緊張空氣漸形鬆動、但回教徒與印度教徒間之衝突尙未全止、偶爾發生之個人暴行、及駭人謠諑之傳佈、皆足起民間之惡感、當道已採行嚴峻方法、商店昨晚復開、但夜間有一印度教徒被刺死、尙有一人重傷、於是商店多數閉門、

埃及朝拜問題 (八月)

十六日開羅電 埃及人現怨朝拜麥加者受該地方人民之苛待及當道之增高水價、聞埃及回教長官建議停止歲貢麥錢與麥加、並中止朝拜、

英國與埃及 (九月)

二日倫敦電 英相告每日新聞之巴黎訪員、謂渠曾請埃及首相柴魯爾往倫敦、但柴魯爾置之不理、渠確信近來蘇丹之亂事、及埃及政府中人所主動、渠本擬在未來之討論中維持現狀、但今不得不鞏固英國在蘇丹之地位云、

西班牙與摩洛哥

二日直布拉陀電 從西班牙人方面探悉西班牙已在過去半個月內派援兵五萬、往摩洛哥、今日從直布拉陀高處、可瞭見斐洲海岸之開花砲彈、據湯吉爾傳來消息、賴蘇里之黨徒已加入叛黨、

二日倫敦電 西班牙京城傳來之最近公報、謂摩洛哥大局稍有起色、但

據湯吉爾消息、時局仍甚嚴重、倫敦各報之外交記者、以爲西班牙之拋棄其一大部份保護地、非絕對意外事、若西班牙果退棄之、則歐洲執政者將受政治上之反動、蓋重行分配摩洛哥之問題、將牽涉地中海諸國及英國美國之重大利益也、衆信自去年湯吉爾合同締結後、西班牙所享湯吉爾最高地位之權利、在實際上已在法國之次、故西班牙更不願作無理的重大努力、以期保留目前所有之廣大區域云、

西 摩 戰 訊

三日西班牙京城電 政界米露西班牙軍將委棄摩洛哥境之徵象、惟據最近公報、述摩人叛變危及西軍陣地、警告國人準備較前規模更大之戰事、克太砲隊司令格倫特將軍已經召回、

印 度 之 教 爭

十一日西謨拉電 九月九日十日印度柯赫特發生騷擾事件、有放槍者有縱火者、軍隊出場彈壓、反被轟擊、騷擾中死十人傷二十人、信印度教者大受損失、已避亂出城、

十一日西謨拉電 柯赫特之騷擾、係有人發出傳單詆毀回教徒聖地所致、回兩印度教徒大都亂用火器、致傷軍警多人、現悉死者已有十五人、

印 度 教 閥 之 損 害

十八日西謨拉電 外交當軸白萊氏在立法議會稱、九月九十兩日稱哈特回教徒與印度教徒之交閥、其結果爲回教徒死十一人、傷二十三人、印度教徒死二十人、傷八十六人、警察亦傷六人、

印 度 之 教 爭

十三日印度勒克勞電 印度教徒與回教徒、因印度教童某現改信回教徒之謠言、今日致互鬪、死二人、傷二十人、軍隊已奉命出營彈壓、

十三日倫敦電 聞回教徒之狂熱派號華海必斯派者、攻擊漢志、佔據距麥加東南七十哩之泰夫鎮、毀墳墓、屠居民、同時路透社開羅訪電稱埃及當道接駐麥加招待埃及人朝謁聖地者之專員來電、請准將經智移往耶達、因麥加現有爲華海必斯派所佔據之危險也、漢志國王胡塞音之軍隊現全集於泰夫境內、而麥加則僅留少數警察保護之、

十五日西謨拉電 外交當軸白萊氏今在立法議會聲稱、九月九十兩日柯哈特之亂中、回教徒死十人、傷二十人、印度教徒死十人、傷八人、警察亦傷三人、此次亂事顯由印度教徒九月二日發散反對回教徒之傳單及九月九日教徒某童受印度教徒之槍擊而起、此後回教徒某隊入城、印度教徒避登屋頂、開槍亂放、致傷警察三人、死回教徒十人、傷回教徒二十人、午時軍隊趕到、向空開槍、扶助警察肅清街道、但十日午前城外回教徒穿城洞而入、意在殺人劫物、印度教徒乃相率出城避往本加白、共死十人、傷八人、餘三百人避居軍營、軍警已拘獲回教徒三百人、印度教徒叢居地所遭之損失、約值五百萬羅比、印度教廟宇及偶像、幾全被毀、當道所施行取締邊界以外人民入城之辦法、頗有成效、當道現鼓勵印度教徒各返本里云、

十五日西謨拉電 參謀處公報詳述阿哈特印度教徒與回教徒互鬪、由軍隊彈壓驅散之情形、謂鬧事形勢極爲嚴重、九月九日有人縱火、軍隊出而維持治安、晚間事平、軍隊撤回、但獨立區域內之人民希圖搶劫、夜

間武裝入城、四處縱火、十日撲救終局、始克撲熄、十一日用步兵三隊騎兵二隊、方能保持秩序云、每日電聞喀爾喀特訪電指此次亂事為印回兩教徒最劇烈鬩鬪之一、幸賴官場迅速派兵、少數印度教徒得免屠戮宗教之仇隙已蔓延於印度各處、現且延及邊界、恐將釀成範圍極大之鉅禍云、

十七日倫敦電 據此間今日所接電訊、九月十四日印度勒克勞地方因印度教某童強被迫改奉回教之謠言、致印度教徒與回教徒互起鬩鬪、死傷之數現悉回教徒與印度教徒各死三人、傷者都五十三人、內以印度教徒為多、印度教徒大為恐慌、紛紛棄家他適、英兵與印兵現巡守此城、臨時戒嚴令業已宣布、惟歐人可不受此戒嚴之拘束、

回印兩教聯合會 (十月)

二日德皇電 印度教回教聯合會除商定互忍之計畫多件、且設立總公斷處、由甘地為主任、各團體均有代表加入、以期解決一切爭端、

英相與埃及首相之會談

三日倫敦電 英相麥克唐納爾與埃及首相柴魯爾間之談話、現已終畢、柴魯爾日內將返埃及、談話終畢之速、與柴魯爾返國之提早、已引起一種想像、以為談判進行、僅限於大概、而不及於詳則、雙方皆嚴守機密、談話終畢是否含有談判決裂之意味、無從探悉、但知柴魯爾之守緘默、半因英國政局不定之故、

漢志王退位

三日倫敦電 漢志國王胡塞因已退位、

三日倫敦電 路透社耶達訪電稱、耶達與麥加重要人士所組織之委員

會已要求漢志國王退位、政府解散、而以漢志人民所公舉之臨時政府代之、以保護國家、而服從世界回教徒之命令、委員會聲稱、不願與人開戰、請世人阻止目前之仇敵行為、

英埃談判中止說

四日倫敦電 路透社從埃及及人方面探悉關於英埃談話終止之一事消息英相昨日向柴魯爾聲明駐埃及之英軍、所以保護蘇彝士河、故不能撤退埃及首相答稱、蘇彝士河可託聯盟會保護之、英相不贊成此議、英相提議英埃聯盟、柴魯爾答稱、聯盟未始不可、但英軍留駐埃境、則何能締結盟約、英相答謂駐兵非所以保護埃及、但為保護運河計耳、

啓事

本雜誌銷行世界、凡各處公司店舖、如有廣告、寄來必登、發出以後、能酌量資助本雜誌者固甚感激、倘貿易不佳者本雜誌示可取義務性質、暫不收費、以盡對人類互助之真精神、

漢志國王退位

五日蘇丹港電 漢志國王退位、政府傾覆、時局因以鬆動、不日可與敵方開談判、國人擬奉阿里一爲國王、但阿里謝絕不就、

五日開羅電 官場雷稱、漢志廢王胡塞恩長子阿里今日接受王位、但未接教主職、漢志國民委員會稱、阿里被舉爲國王、所有服從臣職條件云、

埃及首相之蒞英後

七日倫敦電 埃及首相柴魯爾今晨赴巴黎返埃及、須行時語路透訪員謂除意謝而外、渠可謂渠亦未可發訣別之詞、但僅告別再會而已云、柴魯爾又對送行之埃及學生演說、謂渠已盡力磋商、並提出埃及所要求權利之證、但未荷接受、其錯不在埃及、而在他人云、

七日倫敦電 今夜發表白皮書、內載埃相談判時之要求、大旨爲要求

(一)英軍退出埃境 (二)撤回英人財政司法顧問 (三)廢除英人監督埃

及政府之權如監督埃及外交等事 (四)廢除英人保護埃境外人與少數民

族之權利 (五)廢除英人參與保護蘇彝士運河之權利、英相麥克唐納爾

雖尚抱將來締約之希望、但稱埃相目前態度、使締約爲不可能、英政府決

不能拋棄其保衛蘇彝士河之權利、因此河乃英國交通之要點也、英國並

無直接監督埃政府政策之意、至於蘇丹問題、則今未能變更其前言云。

十日倫敦電 伊拉克邊界之事態、漸見吃緊、令人惶慮、侵入境內之士

軍不僅維持其所佔之地、且兵力增厚、陸續進逼、土政府對於英國之抗議、簡直置之不理。

九日阿拉哈巴電 印度教徒與回教徒之爭鬪、刻未全息、今日又死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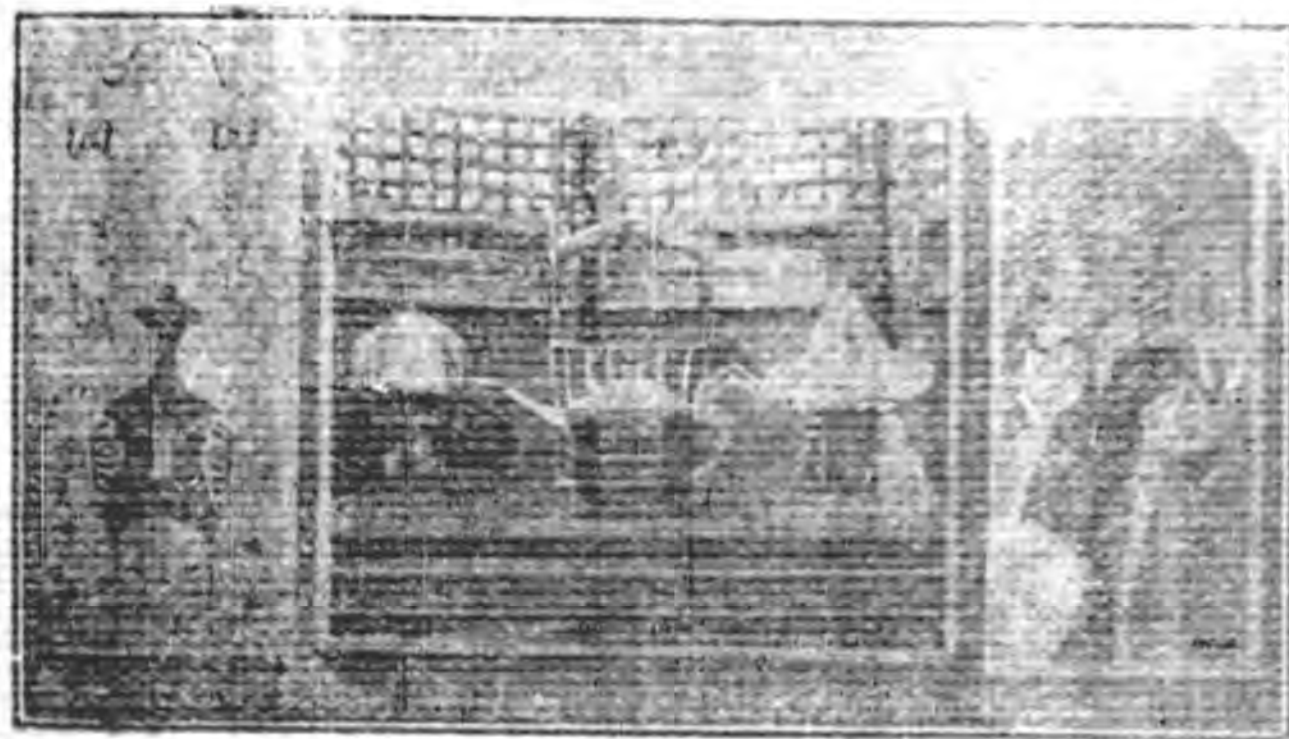
人傷二十人、自十月六日起、迄今共死九人傷七十八。

九日耶達電 漢志國廢王胡塞因已由麥加到此、開明日出漢志境、擬往何處未悉。

英土交涉記

十三日日內瓦電 土政府電致國際聯盟行政會。重叙其與英國交涉伊拉克事件之文。並稱土國依據日內瓦協定。尊重九月三十日所有之地位。而英國則仍不放棄其從前公文中所提出之要求。致與日內瓦之協定相抵觸。如英國背約擾亂和平。施行侵略。則責任厥有攸歸。請行政會設法勒令英國尊重行政會之決議。

十三日君士坦丁電 土耳其答覆英國良的美敦書。否認會侵入摩塞爾



Some Chinese Moslem paraphernalia
中國回教徒禮拜時之所用品及招牌

州。並謂土政府並未望集大軍。又允不越過洛桑條約所畫定之界線。

十三日開羅電 聞華哈壁氏拒絕談判。擬進至麥加。漢志新王阿里與其政府已退至巴里。

十三日耶達電 華哈壁前鋒截斷麥加與耶達之交通。巴里即位於附近。

十四日倫敦電 英政府今晨照會土使。聲明英政府願依允土國之建議願將雙方所爭九月三十日所議定維持伊拉克邊界現狀之意義。提交國際聯盟行政會議。決英政府並將此意通知聯盟會秘書長。雙方對於現狀一語。各有解釋。不能同意。惟開雙方皆不派兵越過現已佔領之界線。

十四日倫敦電 市尹在市政廳設宴款待展覽會職員與海外代表殖民大臣湯姆斯即席演說。言及伊拉克事。謂英土皆允將關於解釋伊拉克邊界現狀之爭執。提交獨立機關公斷。英國現雖在選舉紛擾中。然政府決計維持國家之尊嚴。不使之稍損。選舉或政爭皆不容擔任行政之責者稍疏其對於帝國之職務。現政府於此。定可得各界之一致贊助。渠不知時局果否受選舉之影響。如其然也。渠希望他人勿誤會英國朝野之意旨。英國固盡力避免戰爭。但不能犧牲英國之榮譽與尊嚴云。

漢志王退位後

十四日倫敦電 漢志王阿里來電。謂今日抵耶達。渠率兵離麥加。以避流血之禍云。耶達現為漢志政府臨時所在地。

十四日耶達電 漢志廢王胡塞因十月九日黎明時率其妻孥乘政府汽船赴阿加巴。廢王去後。民心稍定。麥加時局頗為混沌。電報交通已斷。華哈壁民族已否入城。現尙未悉。

西摩戰事記

十六日西班牙京城電 西班牙里夫拉將軍。其拋棄摩洛哥一部分土地之政策。久不為軍界所歡迎。今日由國王任為摩洛哥高等委員兼總司令負辦理摩洛哥事之全責。一面仍為西班牙軍閥政府之領袖。

十六日西班牙京城電 公報稱。希變有大隊叛徒掘壕固守。敵軍攻擊西軍之運糧隊。受挫而退。死者百餘名。西軍死傷頗少。

埃及人之主張

二十一日開羅電 埃相柴魯爾由歐返亞歷山大利亞。埃人開會熱忱歡迎之。柴魯爾演說。謂渠準備犧牲自己生命。以爭埃及之獨立。英外部白皮書末言及渠所提駐埃及英高等委員地位。應與其他外使等之要求。原及在倫敦談話中。非無所獲。因埃及已向英國要求種種權利輔以證據。而英國之拒絕。則絕無證據亦無理由也。埃及人民因此而知唯己是賴之必加倍努力鞏固其團體。堅持其權利。而不錯過奮然要求權利之機會。全國人民必仍團結於及蘇丹完全獨立之旗幟下。蘇丹乃埃及本身之一部。及人民決不許分割。亦決不許有一外兵駐於埃境云。

二十九日塞丹港電 耶達與麥加居民領袖擬與華哈壁人磋商條件之謀業已失敗。華哈壁人之駐麥加代表聲稱。漢志王阿里在位。則和平不可能。此為無可疏通之難點。耶達現已處於防守狀態中。軍事戒備現已施行。以拒攻擊。援軍由阿加巴陸續到耶達。居民多出城避戰。

二十九日德里電 甘地呈請准其偕回教友人前赴柯哈特。設法疏通回印兩教徒以恢復雙方友鄰交誼。但印督李定爵士不允其請。

本社投稿簡章

- 一、凡投寄之稿、概須限於有宣傳及闡揚回教性質、無論自撰或繙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附加意見、其文體不拘文言白話、均所歡迎。
- 二、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能加新式標點符號者尤佳。
- 三、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敘明。
- 四、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掲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 五、投寄之稿、掲載與否、本社不能預覆、原稿亦概不檢還、惟長篇在五千字以上者、如未掲載、因豫先聲明、並附寄郵資、寄還原稿。
- 六、投寄之稿、俟掲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 (甲) 每篇酬現金五元至五十元
 - (乙) 酌酬書券或本雜誌
 - (丙) 尤有關係之稿特別從優議酬
- 七、投稿掲載後、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同時聲明。
- 八、投寄之稿、經掲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若本社未掲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 九、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 十、投稿者請寄上海英租界卡德路八十四號光社收

廣告價目表				郵費表		定價表			月出一册 須先惠	不許轉載	
普通	上等	特等	等第	本埠	本國(日本)	現款及兌票	項	目		編輯者	發行者
正正	面封	之底	地	郵	郵	五角	一二期	半年六期	光	光	
文文	面封	之外	位	章	票	二元八角	全年十二期	全年十二期	上海卡德路八十四號	上海卡德路八十四號	
後中	面封	面封	全	如有	以	二元九角			總發行者	總發行者	
七十元	面封	面封	面	改	一	五角三分			光	光	
四十元	面封	面封	方	動	二	二元九角			上海郵政總局信箱一二一一	上海郵政總局信箱一二一一	
二十五元	面封	面封	六	應	角	二元九角			電話四四三八二	電話四四三八二	
	面封	面封	半	照	分	二元九角			社	社	
	面封	面封	面	比	分	二元九角			社	社	
	面封	面封	四	例	分	二元九角			社	社	
	面封	面封	分	增	分	二元九角			社	社	
	面封	面封	之	減	分	二元九角			社	社	

Published Monthly by the INTERNATIONAL MOSLEM ASSOCIATION
at 84 CARTER ROAD, SHANGHAI, CHINA.

PRICE:- (\$=Shanghai Local Currency)

Single copies \$0.50 ; Subscription \$2.80 a half year, \$5.00 a year; Postage for foreign countries \$0.08 per copy.

ADVERTISEMENTS:- (Per copy)

1st place (Surface of the cover):- Whole page at \$100; 1/2 page at \$60; 1/4 page at \$35.

2nd place (Inner side of the cover):- Whole page at \$80; 1/2 page at \$50; 1/4 page at \$30.

3rd place (Amid the text):- Whole page at \$70; 1/2 page at \$40; 1/4 page at \$25.

For coloured paper of printing and engraving, etc., special prices will be charged. Charges for continuous advertisement will be reduced upon consultation.

返老還童術發明家史坦那博士創製
德國醫學博士約翰司美拉氏

返老還童生殖器靈

德國政府實驗特許
各國著名醫學博士褒獎證明

返老還童生殖器靈藥片之神效靈驗為世界醫學家所公認者也年老
者服之回復青春少壯者服之延年不老誠有脫胎換骨之功返老還
童之妙而於男女生殖器一切秘病尤能奏卓越絕對之奇效如男女
生殖器發育不全情慾不振陽痿不舉精冷早泄陰虛宮冷不孕無子
精關不固早泄遺精等症萬試萬靈備有詳細說明書函索即寄各省
各大藥房醫院均有出售○價目每瓶大洋五元外埠函購寄費在內
郵票十足通用

高麗野山別直參

本行全權代理高麗參業公司專售極上真正原料高麗參我清真教
門父老兄弟姊妹享健康的幸福起見不取利益原價發售現定高麗
參天字十五支每兩大洋四元念五每兩三元五角卅支每兩三元四
十支每兩二元五角八十支每兩二元高麗參尾每兩一元高麗參膏
每盒二元遠方函購寄費加一郵票十足通用

上海四川路九十六號

美商上海三德洋行參業部謹啓

電話中央七〇三一號

總理 玉觀彬

華經理 陸章甫 曹慕姜

福民醫院

內科 小兒科 耳鼻喉科 喉科 愛
克斯(羅)光線科 外科 產婦人
科 泌尿器科 雷錠科 各科均
有專門家主任 ▲門診上
午九時 下午一時 ▲出診
下午三時至六時 X光線
斷治療 下午二時至三時 徵
毒有無 血清反應試驗 每月
二次(十五日及三十日)星期
日下午一律停診 地址北四
川路一四二號 阿瑞里口
電話北七三二四
院長醫學博士頓宮寬啓

HAJI NOORMOHAMED & CO.

Telephone C. 974.

General Importer, Exporter & Commission Agents

143 Szechuen Road, Shanghai

專辦進出口貨

上海四川路一四三號

美昌洋行

電話中央九七四

總理 沙惠盧

清眞教門

中西大菜

金陵春

上海福建路北海路角八〇四號

電話中央七五四二號

製品種目

拷染底皮、面子皮、鞍座皮、
雷根皮、箱子皮、紡織用皮、
貨及其他工藝用皮件

中華皮革廠

批發所 上海四川路一號

電話中央一八二八

廠在曹家渡 電話西一〇〇〇

經營投資事業

中華企業公司

上海四川路一號

電話中一八二八
五五〇一接〇二

各種印刷 和洋帳簿

上海四川路一號

東方印刷公司

電話中央七五五二

精製活字 出貨迅速

KATEI

S O A 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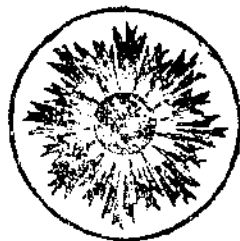
KATEI SOAP, is a high grade toilet soap, specially manufactured to meet the most exacting requirements of those who value their skin and complexion. Free from caustic alkali and adulterants, Katei Soap is all Soap, and the perfume has hygienic properties. The manufacturers guarantee its purity; it may be safely used for cleansing the most delicate skin. Katei Soap passes all Analytical Tests for purity and harmlessness.

CLUB

DENTAL CREAM

Club dental cream fulfills all the requirements of a perfect tooth cleanser and preservative, keeps the oral cavity in an hygienic condition and sweetly perfumes the breath.

OSAKA NAKAYAMA TAIYODO TOKYO



THE YOKOHAMA SPECIE BANK, LTD.

Established 1880.

Capital subscribed $\text{¥} 100,000,000$ (Fully paid up) Reserve Fund " $77,500,000$

PRESIDENT: K. KODAMA, Esq.

VICE-PRESIDENT: R. ICHINOMIYA, Esq.

DIRECTORS: K. Kodama, Esq. F. Watanabe, Esq. R. Ichinomiya, Esq. P. Rinze I-matsukatta
Y. Yamakawa, Esq. Baron K. Morimura, M. Odagiri, Esq. K. Takeuchi, Esq. Baron Koyata Iwasaki,
T. Hodsumi, Esq. K. Tatsumi, Esq. K. Mogami, Esq. B. K. Suzuki, Esq. N. Igarashi, Esq.

HEAD OFFICE: YOKOHAMA.

T. OKUBO, Esq., Manager.

TOKYO BRANCH:

NO. 1, Nichome, Eirakucho, Kojimachi-ku.

E. TSUYAMA, Esq., Manager.

BRANCHES AND AGENCIES:

Batavia Kobe San Francisco Bombay London Seattle Buenos Aires Los Angeles Semarang
Calcutta Lyons Shanghai Canton Manila Shimonoseki Changchun Nagasaki Singapore Dairen
Kagoya Sourabaya Fengtien Newchwang Sydney Hamburg New York Tientsin Hankow
Osaka Tsinan Harbin Peking Tsingtau Hongkong Rangoon Honolulu Rio de Janeiro (Vladivostock
Temporarily closed.) Kaiyung Saigon (Correspondents at all the chief commercial cities of the world.)

LONDON BANKERS

Westminster Bank, Ltd. National Provincial Bank Ltd. Midland Bank, Ltd. Lloyds Bank, Ltd.
Interest allowed on Current Accounts and Fixed Deposits on terms to be ascertained on application.
Every description of Banking business transacted. For particulars, apply to the Managers.